

年

卷

期

7

3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VII No. 3



第七卷

第三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閣下還有沒購備嗎

?

第一回

中國年鑑

...

再版出書

特價曆七月底截止

全書三十二門，包羅國政大端，社會瑣務，內容翔實，記述明瞭，統計一項，佔篇幅三分之一，尤可使讀者一覽無遺，實為國民必備之參考要籍。出書未久，業經再版，特價機會，已無多日，購者尚祈從速！

上海各省商務印書館謹啟

洋裝一冊 二千餘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八角
郵費國內二角



Conrad Nagel 康納

一之星明司公片影文得戈

銀幕上的藝術

斷頭台上

松濤

員	演
骨錫毛杜	Lon Chaney
埃司摩辣達	Pasty Ruth Miller
福字司	Norman Kerry
戈台拉列爾	Kate Lester
福婁底列司	Winifred Bryson
吉漢	Brandon Hust

我是埃司摩辣達。我是一個跳舞人。我的保護人。名叫克羅賓。我的記憶力。很是薄弱。但克羅賓却緊緊記在心頭。因為他的眼睛中。



Alice Joy 愛麗司

The Green Goddess 一片因愛麗司成功愛麗司也因此片愈增榮譽

常射出溫和的光。注在我身上。並且射到怪異團中的各人身上。講到這怪異團。在我幼年的時候。果然常瞧見團中有許多怪事。我那些朋友們。每早到巴黎城裏的各街道上。有的是瞎眼。有的是跛背。更有的是跛足。聚在那腦特李台姆城的各闊階上。向人求乞。便是克羅賓。身體也縮做一團。坐在那裏。但是到了晚間。回到怪異團裏。各人的殘疾。好似都全愈了。克羅賓也挺胸凸肚。坐在一張大椅上。做起大眾的皇帝來。

現在我已長大成人了。小時候不明白的事。現在自然能夠明白了。不過島姆克拉得會着實幫助過我。他是腦特李台姆城的一位大僧人。他會使我領悟了許多事情。我便真心愛上了克羅賓。我坐在那台階上面呢。這個我再也不能明白。

曉得他也委實愛我。雖爲我而死。必也情願。他原是個勇敢的人。但是爲何要縮做一團。



我真心愛上了克羅賓。我曉得他委實愛我。我雖死也情願。他原是個勇敢的人。但是爲何要縮一團坐在那台階上面呢。這一個我也不能再也不能明白。

戈丟爾是一個可憐的婦人。住在腦特李台姆城裏。因爲兒子不見。日夜號哭。島姆克拉得說伊的愛情無所依附了。並叫我去勸慰伊。伊見了我。哭得更厲害。好似恨我一般。

腦特李台姆城裏。再有一個馱背的人。名叫骨錫毛杜。島姆克拉得可憐他。我想他既可憐。我應該對他和善些。但是當我跳舞時。他伏在那圓圈的外面。注視着我。我見了。不由得往後退縮。他那神情。簡直要用他那可怕的毛臂。來摟抱我。

今天我瞧見迦明太子了。他身穿武裝。儀容威嚴。我的幔幕。本張在腦特李台姆城外。我便在幕中跳舞乞錢。迦明太子差不多每天都在裏。有時候也望我跳舞。我和他的眼光。並常常接觸。我見他走過時。中便非常快活。關於迦明太子的事。我却未曾告訴島姆克拉得。怕不能完全了解。有一天夜裏。迦明太子並和我講話。我自然格外高了。

島姆克拉得有個兄弟。名叫吉漢。他常到怪異團中來。和克羅賓低的講話。我曉得克羅賓並非和他要好。不過希望他幫助着料理團



迦明太子差不
多每天都在那
裏。有時候也望
我跳舞。我和他
的眼光並常常
接觸。我見他走
過時心中便非
常快活。

的事罷了。

我每次靠近了吉漢時。他都是呆呆的望着我。因此我很
是懼怯他。勝過我懼怯骨錫毛杜。後來有一次。我瞧見吉
漢和骨錫毛杜講話。骨錫毛杜隨即神情很可怕的走開
去。我心中越發害怕。但又想克羅賓定能維護着我。

有一天晚間。我正回家去。猛抬頭瞧見兩個人影。心中大
吃一驚。接着我已被他們抱住。我聽他們講話的聲音。曉
得一個是骨錫毛杜。那一個身體瘦長的。正是吉漢。我恐
怖極了。竟喊不出聲。正在這當兒。幸虧迦明太子來了。他
當即救我出險。又把我抱上他騎的駿馬。他再用他有力
的膀臂支扶着我。馬蹄得得。他把我領到一個奇異的所
在。又取些酒和麵包。給我飲食。並對我說受驚之後。定要
飲食的。我見這地方很是奇異。再有一個老婦人站在旁
邊。臉上露出很奇異的笑容。迦明太子又告訴我。說他名
叫福李司。又誇贊我的皮膚。好似白玫瑰花瓣。他說的話。



他把我翻到一處，又取些酒和麵包給我。這地方很奇，再有一個老婦人站在旁邊，露出很奇異的笑容。

很是甜蜜。簡直使我的知覺迷失了，我也把我的身世講了些給他聽。福李司委實是好人。我們講話時，他神情很是甯靜。不再接觸我的身體。他又對我說，他父皇會派他充當皇家衛隊的隊長。後來過了一會，他便送我回家。分手時，他曾吻了我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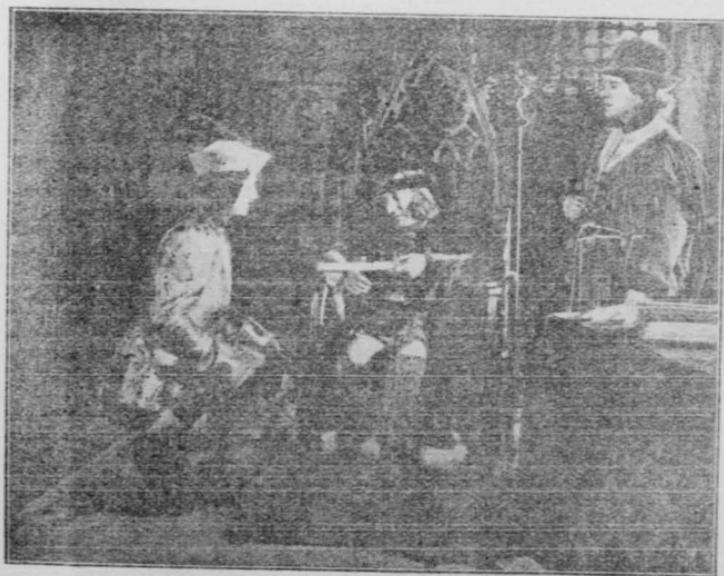
他們在公眾的地方，把骨錫毛杜打了一頓，打得很是厲害。我曉得自然是爲着我的事了。接着骨錫毛杜又犯了拐誘的罪，被官中捉去。我曉得他是受吉漢的指使。但是吉漢却躲在巴黎城裏去了。

先說他們打過骨錫毛杜後，又用練條鎖住他。把他棄在那裏不顧。他嘴裏祇嚷乾渴。我心中不忍，便取了些冷水給他。又把被他們撕破的衣服，蓋在他的身上。

後來他們竟把迦明太子害死了。法庭上却說是我害死他的。原來有一回。迦明太子在戈台拉列爾夫人家。大開球會。叫我和他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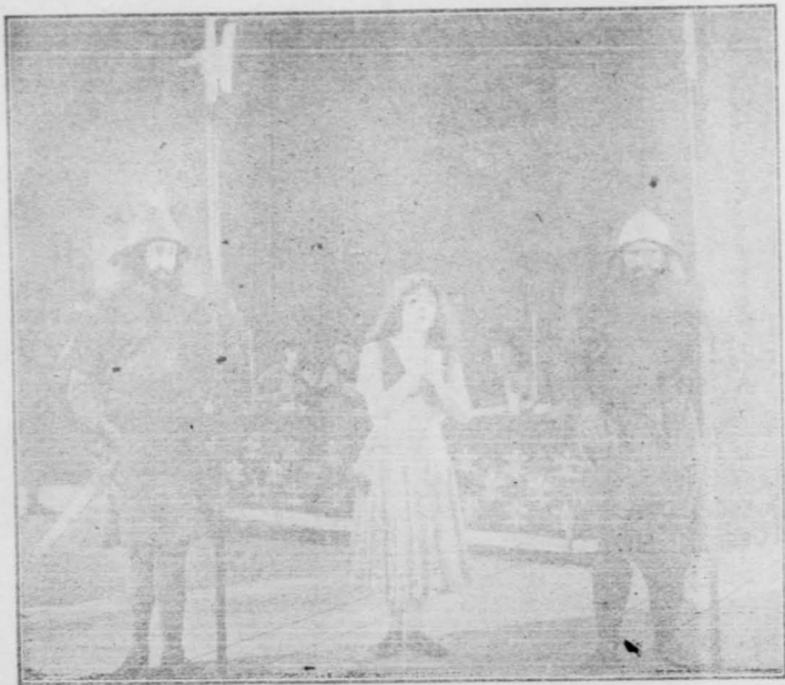


迦明太子在戈台拉列爾夫人家。大開球會。叫我和他同去。我像我這副模樣。如何能夠去赴盛會呢。便對他說。我沒有外衣。還是不去的好。但他定要和我同去。我祇得答應下來。不料我們走進



我們講話時。神情是很安靜。不再接觸我的身體。他又對我說。他父親曾派他充當皇室的衛隊長。

去。我想像我這副模樣。如何能夠去赴盛會呢。便對他說。我沒有外衣。還是不去的好。但他定要和我同去。我祇得答應下來。不料我們走進



他們
竟把
迦明
太子
害死
了法
庭上
却說
是我
害死
他的。

戈台拉列爾夫人家時。被吉漢瞧見了他。便去告訴克羅賓。於是他們便蜂擁而來。

我們到了戈台拉列爾夫人家後。福字司便吩咐兩個婦人。替我打扮。我打扮得和貴婦人一般無二。不像在家中時那樣襤褸了。福字司便再領我到球室中。說我是法蘭西的第一個美婦人。但戈台拉列爾夫人和伊的女兒弗婁底列司。都很不以他為然。因為他和弗婁底列司。已有了婚約了。當我們正在球室中時。克羅賓一千人直衝進來。這一陣混亂。真是危險不堪。我忙宣稱。永不再和福字司往來就是了。其實這不過是假話。但是福字司已被他們打傷。因此法庭上便判斷是我害死他的了。

我上斷頭台的日期已到了。但我想福字司已青年而死。我也青年而死。跟隨他去。到也不覺難受。



骨錫毛杜和我在斷頭台上。見下面那許多人。好似都發狂了。

但同時再有一個執行死刑的人。正是骨錫毛杜。我却不由得可憐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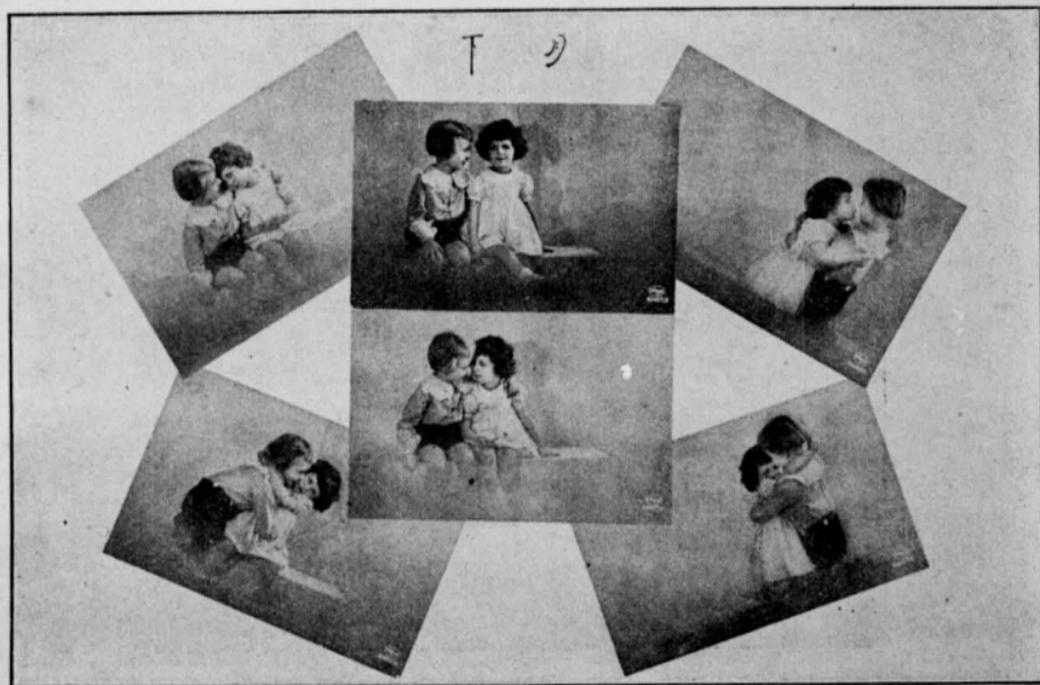
克羅賓自然不肯望着我死。便設法來救我。他和他的一千人。把腦特李台姆城團圍住。各人手裏。都執着刀戟。皇家衛隊忙出來抵禦。正在腦特李台姆城門口。交鋒起來。骨錫毛杜和我在斷頭台上。瞧見下面那許多人。好似都發狂了。

好了。結果來了。福字司並不會死。却仍活着。我們二人都有了活命了。可憐的骨錫毛杜。也不會死。

(完)



水 碓



月 下

中國文學評論叢書



小 說 世 界

目 錄

封面題名
一



第 三 期

第 七 卷

薄命……………	王西神
……與人生……………	蔣用宏
純飛館筆記……………	仲可
勢利的眼光……………	胡寄塵
自然的離異……………	楊不平
白骨黃金……………	南海馮六
胭脂虎……………	聞誠
他也是——一個人……………	屏嬌女士
在月臺上……………	錢起八
冰字……………	龍兆佛
金剛石之談話……………	梅初
猿虎記……………	天游
思想的變遷……………	烟橋
琴話……………	林履彬
世界瞭望塔……………	龍游丘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
手影術……………	悼蘭
暑期懸賞徵文……………	

家庭中之價值歷史

陳君世安係北京財政部印刷局領班員現年四十八歲其夫人林氏年四十歲原籍四川彭縣當其在三十歲在
原籍時因操勞過度身弱肌瘦飲食無多行動乏力且夜少安眠曾經名醫診治時發時愈終未能獲痊此後視為常
事矣其夫人時在壯年亦未覺身隱何症不知何故久未受



娠彼自思久病體弱精衰所致故難以成孕矣據陳君來函
云鄙人偕室人林氏由川至京就辦公務時閱報章知貴局
紅色補丸之功效誠為濟世之金丹故試服四瓶竟見奇功
續服一打身體逐漸強壯肥胖飲食倍增精神大長較之昔
日迥不相同矣疾病痊愈之後連舉五子均屬強健可愛余
想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誠為種子妙品也余妻林氏育
貞因產育過多傷勞所積致患身體軟弱四肢無力一切虛
弱之症均皆發現因念及紅色補丸為閨中之聖藥不妨試
用之服至四五天之間偶然肝火上升又以清導丸而解之
解畢又接服紅色補丸不幾瓶而余妻之雜症一旦若失矣
又於去秋四子昌齡年七歲五子毓齡年四歲均染肚痛腹
瀉之症一月之久未能治愈故服嬰孩自己藥片即獲全愈
不再復發也鄙人闔家均獲大醫生回生奪命之大德矣特
修數行聲明感戴同胞諸君如有患與余相同之症者速為
購服無不復見青天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天下
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
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
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原班回件

嬰孩自己藥片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薄命

西神

離着上海約摸二十里的地方。有一個小小鄉村。雖然只得幾百家鄉野人家。却是門臨溪水。黃土築牆。屋旁一片平地。種着些桑麻蔬菜之類。春風麥浪。萬綠生波。立在碧油油的隴畝之中。簡直可以照得人鬚眉都綠。加着野草作花。天然嬌媚。屋角橫枝。不亞於園開金谷。每到春三二月的時節。夾道垂楊。長條匝地。那新簧初囀的黃鸝。不住的在綠陰深處。像仙樂般的逗着唱曲。遠遠望去。竟同一座綠楊城郭。轉瞬春餘。驚心夏首。便又聽着子規的聲音。似乎對着一般在田中工作的人。叫道不如歸去。那兩扇白板雙扉。斜對着一條略約。犬吠迎人。耕牛歸牧。幾個十二三歲的牧童。倒騎在牛背之上。從春草池塘中亂流而

過。一頂笠帽。斜簷的擱在背後。手中拿着一根短笛。並沒有腔調的亂吹。却也悠揚動聽。一聲聲送到人家耳鼓之內。遠處有幾家紗廠。在廠中服役的女工。忙碌了一天。趁着夕陽影裏。結伴歸家。山花亂插。顧影臨流。剛剛走到雁齒虹橋之上。家中的小孩已一窩兒奔上前來迎接。年紀稍為老邁的農婦。同野寺中的退院僧一般。只可躲在家中。管理炊爨浣濯的事情。這時知道田中的男工。廠中的女傭。差不多要回來晚餐了。搗了一柄鴉嘴鋤。到竹園之中。貓頭筍熟。錦綉兒香。霎時間剗滿了一筐。還從豆棚瓜架之間。摘了些家園蔬果。漁師撒網。尺八登盤。酒釀魚肥。一家團聚。任是富室朱門。鐘鳴鼎食。也比不上這般田園

風景啊。黃梁飯罷。一杵鐘聲。從萬樹垂楊中飛度而至。這村中的人便都嚷道。學堂中上夜課了。時候不早。快些睡罷。原來離這小村莊不遠。有一所很大的學堂。這時候村中的勞工。方想早些休息。安慰他們白天的勞苦。學堂中的學生却正忙着預備功課呢。這時候學生中有一個人。自修已經完畢。獨自背着衆人。立在校門前鐵欄杆邊。對着月光發楞。那座學校原自沿着黃浦建築的一彎流水。綠到門前。幾千百枝垂楊。梳雨籠煙。羃罩的一絲隙地都沒有。只有幾曲紅欄。沿着堤岸。欄邊還排着幾張遊椅。備人坐憩。每當燈明月上。露晚星初的時節。許多學生都沿着欄干散步。呼吸新鮮空氣。帆影當窗。鐘聲到枕。自有一種天然靜趣。尤其是在燈光之下。那電燈射在柳絲之上。燁燁地發光。另有一種精采。非靜心的人。不能領略。月下看花。本是一樁極有風趣的事情。然而陰晴無定。月不常圓。老去春光。花難常好。獨有這電燭之光。天天如此。華燈替月。實在比着月光。自有他的特別色彩。若在珠露乍零。

或雨點未晞之時。那一條條柳絲。和一片片的柳葉。瘦得如淡掃蛾眉一般。映着電燈。晶瑩相射。綠潤珠圓。任是畫也畫他不出。覺着萬紫千紅。反而有些減色呢。加著漁燈數點。夜語潮生。或是遠遠地來了幾隻進口的輪船。一縷煙絲。凌空細裊。和向晚或是雨後新霽。浦江中的帆船。簡直同秋深落葉。飛滿天空一樣。這都是該校特別的風景。校中學生。因此常在散課的時候。款步江邊。徘徊賞玩。有三五成羣的。有攜着茶具水菓等。席地而坐。臨風唱歌。發舒他胸中積悶的。也有花前布網。屋角撐篙。在那兒練習賽球跳高。種種運動的。不過這時候那個學生。獨自靠在欄干上出神。他既不是賞玩風景。越發不是練習運動。實在他心中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在那兒解決不下。這個學生姓伍。本來是揚州一個世家子弟。祖上很有幾位顯達的人。到了這位學生手裏。却家業漸漸的不振了。雖然門第清華。依舊不失王謝家風。可是烏衣巷口。只剩了一片斜陽。他的父親是一個寒儒。青氈一片。對泣牛衣。生在這

種繁華世界。只有那中流階級。最感困苦。一切虛文縟節。社會上的無謂酬應。是和上等人家無甚區別。爲着保持體面起見。不得不努力應付。論到他的收入。却又和下等社會高得無幾。而且這種舊木世家。十家倒有九家。是爲舊禮教所束縛。第一樁便是保守大家庭主義。全家細弱。倚靠着一個人坐吃山空。生利的祇有一個家長。分利的不知凡幾。收入和支出。往往不能相抵。根器薄弱的人。因此便宣告破產。或釀成自殺等慘史。尤其不堪的。便造成種種不道德不名譽的事情。只賸少數知識階級的人們。撐持傲骨。拚命的和環境奮鬥。雖然勉強敷衍。一年一年的過去。論他所嘗的世味。實在比黃連還要來得苦些咧。這姓伍的學生。也是這許多不幸人中的一份子。幸虧他的父親。從小便施以義方之教。聞禮聞詩。都是自己一手的教導。因此他沒有經過小學的一層階級。等到他在中學畢業時。各項課程都在九十分以上。國文一門。尤爲全校之冠。人人都說虎父無犬子。他有了那位名父。怪不得

有這樣的程度咧。不過他的父親聽了這種輿論。反暗暗地自己說聲慚愧。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他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節。確是很嚴厲的監督着他。到了十幾歲的時候。自己因着家累太重。又受了種種的感觸。便變成了一種厭世主義。頗有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的感想。因此對於兒子的學問。也是聽其自然。至多停了些時。問一問他近來的課程有無進步。對於各項科目有沒有興味罷了。同時自己在私塾中。有幾個得意門生。小時了了。原想將來飛黃騰達。前程一定是不可限量的。因此不惜把全副精力。灌注在幾個人身上。那知結果竟大失所望。所以對於自己的兒子。也不復和小時節一般。抱着強迫的態度。他想新教育家注重個性。然而成材的和梗枿杞梓一樣。任是埋滅在荆棘之中。飽受了雪霜風雨的摧殘。終究能成棟梁之器。反之像樸社之樹。瓠落之匏。有時偶然像很可大用的。到了結果終不過和蒲柳齊凋。梧桐同落。從此可知天生是一種素材。矯揉造作。是一毫不中用的。我的

兒子在才與不才之間。要是他能奮發爲雄。未嘗不可造就。若是甘居下流。那末把隻老鴉。捉在樹上。叫他做窠。他也是一世做不成咧。在別人呢。家庭中有了這樣見解的家長。做子弟的落得偷懶省事。自己便儘着放任下去。在姓伍的那位學生呢。却反因此作爲激勵之資。他想到我父親這樣議論。雖是一時過激之談。也可見得有志竟成。甚麼事只要立志便了。他立志是想做一個教育界有名人物。所以當他離了家庭到學校的時節。總是鎮日的埋頭用功。轉瞬畢業。便得到這樣的成績。青年勵學。旁人自然很器重他。便是他的父親。也暗暗歡喜。想着兒子這般的亨者秀發。都是他自己的奮勉成功。我幸而沒有做着擺苗助長的宋人呢。因此中學畢業之後。再進什麼大學讀書。一聽兒子自己去選擇。他並不加以干涉。姓伍的學生既立志要研究教育學。便入了一所有教育專科的大學。做了大學生。越發來得刻苦自勵。可是他的厄運。也就在這時種下了一個種子。這厄運是什麼呢。便是人人所避不

了的一個婚姻問題。當他在中學剛要畢業的一年。和一個女學中的學生。因文字因緣。發生了情愛關係。起初兩人不過是因著文字的結合。而成爲知己罷了。誰知文字的勢力。比甚麼更要利害。他們倆既從文字上有了一種精神的感化。便漸漸由文字的關係。而成爲情愛的關係。却和別人的戀愛。不是從文字上發生的。格外來得根深柢固。論理此一對青年學侶。性情相合。志趣相同。文字上又這般契合無間。是最好沒有的事情了。倘若早成伉儷。不是很好的神仙美眷麼。然而造物弄人。那有這般美滿的姻緣。冥冥之中。正要把他們倆當作一種犧牲品。顛倒播弄。給大家做個榜樣咧。這一件事情最大的阻力。便是兩家貧富不均。姓伍的家世我已說過了。他的一家是靠着一个人吃飯。人才便是產業。那位女學生的環境。却絕端和他相反。這女學生喚做郁香祖。她的父親喚做郁有文。郁有文一向在商界中厮混。在二十年之前。尚不過處於普通地位。後來因著歐戰時節。經營一筆顏料。着實擄

到了幾個錢。便一躍而爲富家翁了。他生平離不了金錢的關係。因此也看得金錢格外注重。鎮日鎮夜的拿着一把算盤。在那兒滴溜溜的。把算珠兒撥得像走盤珠一般。他對金錢越看越有趣。每到更深人靜。獨自從鐵箱之中。把所有鈔票現洋金磅元寶。以及一切公債票咧。人家抵押的產屋契據咧。各銀行各大公司的股票咧。一捲腦兒取了出來。放在桌子上面。仔仔細細的點明數目。在電燈光底下摩挲撫玩。要停了好一回的工夫。方纔一件件重新鎖到鐵箱中去。這便是他每天例行的功課。他的女兒香祖。却又和他不同。她常說道。我的每天功課是讀書寫字。並不是做金錢的奴隸。替他算賬記賬。渾身沾了銅臭。鬧得頭昏腦脹。因此父女之間。背道而馳。常常發生衝突。自從香祖和姓伍的發生了戀愛問題。有文便擺出家長的面孔。實行他家長的權威。說婚姻大事。由不得兒女自己做主。就是現在崇拜自由。究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能全然廢除啊。加着他的親戚朋友。大半都是陳舊的

腦筋。很不贊成自由結婚的。香祖給這種環境包圍。雖然想打破這般勢力。無奈自己是一個伶俜弱女。一時總提不出這股勇氣。她的父親又防閑得非常嚴厲。把她的財政權。剝奪得淨盡無餘。要用一個錢。都要向有文宛轉哀求。這一點是香祖的致命傷。逼着她有願難償。現在世界。無論甚麼事。總是非錢不行。伊擔了富人女兒的虛名。實在却是如此這般。伊怎樣再能和家庭宣戰呢。後來好容易想了許多方法。託了許多親戚。在有文跟前很懇切而慈悲的。請有文俯允了她的請求。因此却又引起有文十九世紀專制頑固的思想。以命令式的口氣。對着香祖說道。算了。女兒到底是賠錢貨。總是別人家的人。既然你不怕窮。要和那窮小子攪在一起。我也不來干涉。不過做了一個人。總逃不了功名富貴。簡單地說來。就是名利兩字。人生世上。不是爲名。便是爲利。姓伍的那個學生。和利字是相去太遠。或者他能從名字上面充量發揮。我也是無可無不可的。現在民國時代。雖然翰林進士都沒有了。那

外國考取的博士碩士。不是也和從前的翰林進士。差相彷彿麼。我這般年紀。膝下無兒。除了你只有你妹子蘭孫。兩個人安慰我的老境。女婿有半子之稱。若是姓伍的能够考到了外國博士。我面上也有了風光。你沒有瞧見甚麼張三李四。仗着兒子出洋。考了一個博士回國。便同插了野雞毛一般。頓時混在鄉紳隊裏。聽說博士是具有萬能的本領。賺起錢來。總是千上干下一個月。至少也要五六百塊錢一月咧。這樣看來。不是有了名。那利也追踵而至麼。既然名利雙全。我還有甚麼說呢。有文這番議論。在他片面看來。未嘗不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可是在香祖聽來。幾乎氣個半死。當時也沒得甚話。只有兩眶眼淚。像斷線般的珍珠。界殘粉面。濕透羅襟。停了一會。便把這番交涉。一齊告訴了姓伍的。姓伍的躊躇半晌道。到外國留學。我本來有這種志願。但是赤手空拳。欲行不得。要是不去呢。這婚姻問題。又永遠沒有圓滿的希望。怎生是好。兩個人商量了好一回。還是香祖想出了一個主意。問他出

洋留學。一共要多少費用。出洋的時節。只須籌好一筆治裝費。和到外國時的旅行費。這一層或者還容易解決。拚着四處哀求。大家聚一個會。也就勉強可以敷衍。最難的是到了外國以後。幾年間的澆裏。我今年畢業後。本也想到北京或是外國去走一輪。研究高等課程。受了經濟的壓迫。這事已不復能成問題。恰巧北京有個學堂。請我去擔任功課。本來我的程度。怎樣便可去做人家的先生。現在也說不得了。我把每月所得的薪水。一半留作自己的用度。一半便寄給你。多少也可補助補助。另外你再想法。或是能够從教會方面。得着西人的幫助。或是實行半工半讀的主義。好在留學數年。爲日無多。光陰如飛箭一般快。只要你熬些痛苦。努力的和前途奮鬥。我也便一同和你臥薪嘗膽。暫時茹苦含辛。甜樂的光陰在後頭咧。姓伍的聽了這話。真是感激涕零。也沒有別話可說。只得哽咽的答道。半生飄泊。難得遇到了你一個知己。若再自暴自棄。非但對不起你。簡直是對不住我自己。良心也不許我

再做人咧。我在學校中本來明年就可畢業了。現在預備起來。恰恰正好。不過出洋之後。海天一別。兩地魂銷。這傷離憶遠的生涯。怎樣可忍心令你獨自消受呢。香祖道。這種話不提也罷。不經過嚴霜勁雪。也不會到穠春美滿的時節。尋常的鳥語花香。清風明月。都有相當的代價。不過大千衆生。糊裏糊塗的過着。沒有去細細推想罷了。這一晚。兩人直談到更深月上。灑淚而別。從此兩人分頭進行。積極的預備一切。當姓伍的一個人立在闌干傍邊。楞着出神之際。正接着了香祖的信。報告籌備的狀況。又因着不到兩個月。校中便要舉行畢業典禮。從此便將和香祖遠別了。因此種種。便不知不覺的呆在那兒了。忽然他立在那株楊柳之下。有一隻老鴉在樹上叫了幾聲。驀然把他驚醒。便覺着身上發冷。低頭一看。原來出來時沒有多穿一件衣服。這時露重衣單。好同浸在水中一般。逞着月光趕回宿舍。一路拂柳穿花。蒼苔徑滑。好像有人在後追趕的樣子。那天上的一九冷月。也放出一種慘淡的顏色。

照得人淒寂無歡。走到房中。納頭便睡。過了些時。他果然自大學畢業。得了一個學士學位。也沒有耽擱幾天。便又匆匆的出洋。到美國去留學。到了美國之後。香祖也便應了北京之聘。兩個人魚雁往還。一個月至少有十幾次。各人耐着無限的淒涼况味。準備着日後的歡娛。可是歡時苦短。愁悶嫌長。那幾載的光陰。差不多一天當作兩天過去。還覺着長繩繫日。有意遲遲西下咧。香祖孤身作客。又時時受他父親有文的責備。伊所受的精神困苦。實在比無論甚麼人都來得利害。身體本來是瘦怯怯的。到此百憂內燦。諸病外侵。便是鐵石之軀。也禁架不住。何況香祖這般柔弱呢。當初伊也想和命運之神。奮力的決一死關。久而久之。伊沒有生力軍的後援。雲山蒼蒼。海天茫茫。又盼不到精神安慰之法。沒奈何只得宣告屈伏。住到醫院中去。藥爐烟瘦。茶竈香濃。伊病倒了。而且伊得着很慘酷的結果。竟是個不起之症咧。在最近三個月之中。伊連寫信都寫不動了。神識也有時清爽。有時竟昏昏沈沈的連

自己的父親。自己的妹妹。得了信趕到北京問她的病。她都認不清楚咧。一天。伊的病剛剛似乎有一些兒轉機。却有一個英委卓華的少年。昂然走到她牀邊。這不是姓伍的麼。他現在已從美國畢業。得了教育博士的頭銜了。可是他好好兒回來。可憐的香祖。却已病得這般地步。香祖見他之後。喜極而涕。也說不盡別後相思。只得歸納的說道。今生得見一面。死也瞑目。一面說。一面便指立在牀邊的妹子蘭孫說道。我給你們倆介紹罷。我是不會再好的了。伍博士到此。止不住嚙啾大哭。俯着身軀和香祖說道。我們倆的經過。和別人不同。苦雨淒風。嚴霜烈日。次第都奮鬪過來。正望他黍谷春回。偏偏你又病了。不過總有好日子。這傷心的話兒。快不要再說罷。香祖聽了。只把頭搖了兩搖。到了明天。香祖使魂歸天上。直把一個伍博士哭得死去活來。反而是香祖的父親有文。勸他不要儘着傷心。還是商量後事要緊。伍博士方纔止哭。有文又問他路上的情形。和前途怎樣進行。并且很鄭重而懇摯的。

和伍博士說道。你現在是博士了。博士便是貴人。我勸你還是做官的好。只可惜小女沒福。半途便撒手而去。然而我們翁婿的情分。依舊存在。以後還望你不要和我冷淡纔好咧。正在這個時候。伍博士初返國中。應酬忙得不可開交。加着他在美國做了一部教育史。是空前絕後的一部大著作。因此仰望他風采的人。非常之多。教育部咧。各大學咧。又都想借重他。請他幫忙。因此伍博士住在北京。天天總是給飲食徵逐包圍住了。在郁有文看來。却又驚又喜。羨慕得五體投地。驚的是想不到伍博士居然能够這般榮顯。從前得罪他的地方。要他不念舊惡纔好。喜的是香祖雖死。還有蘭孫在着。大姨夫作小姨夫。何嘗不可。况且香祖臨死的時節。也會將蘭孫給博士介紹。這可見姻緣前定。也可算從了香祖的遺囑咧。有文既這樣想着。一方面便托人向伍博士致意。伍博士看着蘭孫一表人。才。和香祖不相上下。而且芳齡只有十八歲。盛鬢豐容。珠圓玉潤。這一層却比香祖格外占了優勝地位。心中非常

歡迎。有甚麼不願意的。便一口應允。不過有一條條件。因着自己已應了教育部聘任。要在北京做官。最好趁着有文在京之後。便把婚事實行。省得回南後再多一番跋涉。有文聽了。也很贊成。擇了一個好日子。便在北京結婚。蘭孫嬌羞得甚麼似的。紅霞兩朵。暈上梨渦。對客周旋。儘人調侃。伍博士自從到了北京以後。沒有片刻的休息。接着又辦婚事。精神漸漸兒有些照顧不住。原想結婚之後。到山東泰山。杭州西湖。去度蜜月。誰知結婚後只得五六天。便生病了。他患的是傷寒症。醫生却把他弄錯了。藥不對症。一天一天的沈重起來。病了十多天。便舍了十八歲的新夫人。一瞑不視。他的博士頭銜。他的一生精血灌注的那部大著作。他的岳父郁有文。原想自己女兒做官太太的好夢。到此便五大皆空。一齊變作鏡花水月。一棺附身。萬事都已。只賸蘭孫一個人。憑棺痛哭。幾次三番的自己

要跳入棺材中去。和他同死。儘著身子亂跳亂撞。面上都是血痕。喉嚨也哭得啞了。她那裏還有眼淚。簡直哭的是血。郁有文看着這種慘狀。想自己帶了蘭孫來問候香祖。想不到更送了伍博士的終。害着蘭孫做怎麼一個青年寡婦。自問也覺有些對不住兩個女兒。大的女兒原和伍博士是很好的。一對璧人。偏偏抑勒春光。不許他們月圓花好。小的原與伍博士沒有甚麼關係。爲着虛榮心的衝動。又輕輕把他送在泥犁地獄之中。這不是自己的舉措失當麼。當蘭孫尋死覓活的時候。有文也沒有什麼話可以安慰。只得頻揮老淚的說道。我的薄命女兒啊。你真是怪可憐的。咳。蘭孫的薄命二字。誰也不能說她是批評錯了。可是她的薄命。又是那個給他造成的呢。這只可問着有文纔得明白了。

(完)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煙

風 行 萬 里



先哲有名言。長
 城國之寶。今有
 長城烟。尤令人
 傾倒。色鮮味更
 佳。遠近馳名早。
 諸君吸此烟。可
 以解煩惱。實業
 賴以興。利權賴
 以保。寄語愛國
 人。毋忘此烟草。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草 公 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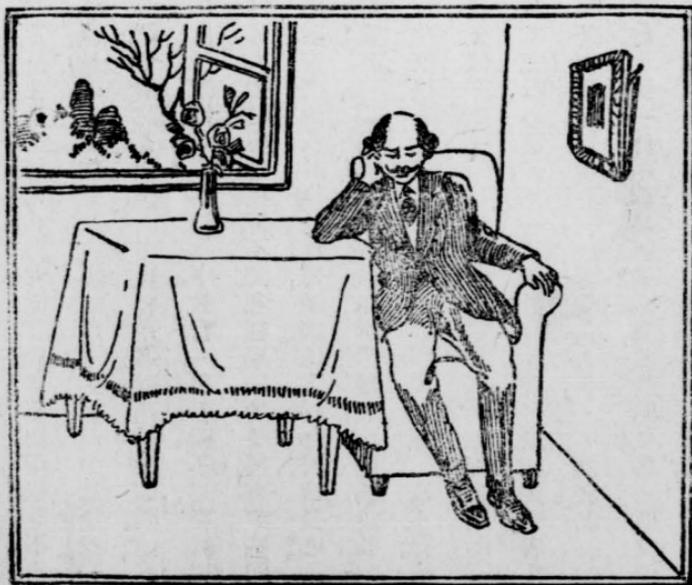
……
與人生

蔣用宏

「……與人生……與人生，什麼與人生呢？」

名流陸一塵博士坐在休憩室裏，撐着頭默默地這樣想着：

「我今天應A B師範大學之約，要去演講，似乎要標一個新奇的題目——現在最出色當行的題目，不是……與人生嗎？不過這個題材，用的人太多了，也覺得不新穎；但是除了他又有什麼呢？——人生，人生，什麼與人生呢？教育與人生嗎？文學與人生嗎？科學與人生嗎……不好！似乎用學問與人生來得包括些。我們既來讀書，為的是求學問；學問與人生的關係，是不可不知道的。這一次A B師大的風潮，鬧得這樣大；校長也驅逐了。我來這校演講，帶有調和的意味，所以又不得不將學問與人生



和教育與人生的關係，儘量發揮。我們爲學問而學問，爲教育而教育，除了學問教育以外，什麼事都不應理。聽說校長別有野心；學生受人利用；這似乎不是盡忠於學問和教育的人所宜出的吧？真是學問破產，教育破產，簡直不知道學問和教育是什麼一回事！非剴切地演講一番不可……噫！然而——不對，不對，即我自己而論，我想謀這A B師大的校長位置的動機已有多時了，這次趁着鬧風潮，乘機而起，想掉着三寸不爛之舌，博學生們的歡心，藉調和爲名，暗中進行我的目的。平良心說，A B師大的校長的學問，比我總要高一着。咳！我真是忍不住要笑出來了，這是爲教育而教育，爲學問而學問嗎？我拿這題目去演講，良心上過得去嗎？我從前也是師範畢業的，是鬧風潮的健將；好一點的校長，因爲太嚴厲了，於我們有礙；一面受人利用，驅逐校長，硬拉一個壞的進來；還用起冠冕堂皇的話，說什麼爲教育前途，爲學業前途……我後來當教員的時候，因爲學問太壞了，遭校長的反對；

我還是死戀棧，用起爲教育而教育，爲學問而學問；不奉承校長，迎合學生，使教育界破產……等話去抵制。我一面聯絡學生爲後援……現在用這個題材去演講，簡直是自己懺悔了。——把其中教育一項，丟開不講，專談學問與人生吧？噫呀，也是不對！我在學校的時候，有好些親戚朋友們問我的目的如何，賺錢的方法如何，校長嗎？議員嗎？外交總長嗎……我義正詞嚴地駁斥他們，說我的一生既從事於學問，就爲學問而學問，其餘一概不管；懷着金錢和虛榮的目的去求學，是學問的敗類，學問的姦賊。其實我心裏頭，那一天不打着主意，什麼校長啊，省長啊，著作界啊，實業界啊，政客啊，武人啊……到底那一條路好走，那一條路容易弄錢？未畢業的時候，望一張文憑，好似望歲一樣。文憑就是生命；文憑就是學問；拿出錢來也要去買的。進身之階，就是一張「他」啊！咳！爲學問而學問，又要什麼文憑呢？——我在著作界現身的時候，所做的文章，都是迎合一般社會的心理的；因爲有這種手段，

所以名震一時，無論甲派乙派的文字，都一概分別創作，在各派的雜誌上發表，署上不同的名字；那一派占優勝，就附和那一派。太惡劣了的作品，被一般社會所指謫了，就拿出爲藝術而藝術，不必迎合普通社會的心理，去求一般人了解等話爲自己辯護。後來名聲更大了，有許多後進的作家，因無處發表作品，都一概把作品賣給我。一署上我的名字，就一紙風行，洛陽紙貴。有些美術畫，陳列在展覽會裏，一般人目爲怪誕，不敢瞧一瞧的，後來賣給我，署上我的名字，用文字一吹，加上許多名目，標出極貴的定價，也哄動一時。我出極小的代價，得極豐富的酬報，獨享盛名，那些替我作文字和圖畫的，似乎有點鬱鬱；我總是安慰他們：只要爲人生的藝術便是了！名字不名，字又何必去管他呢？……咳！我自己還說是盡忠於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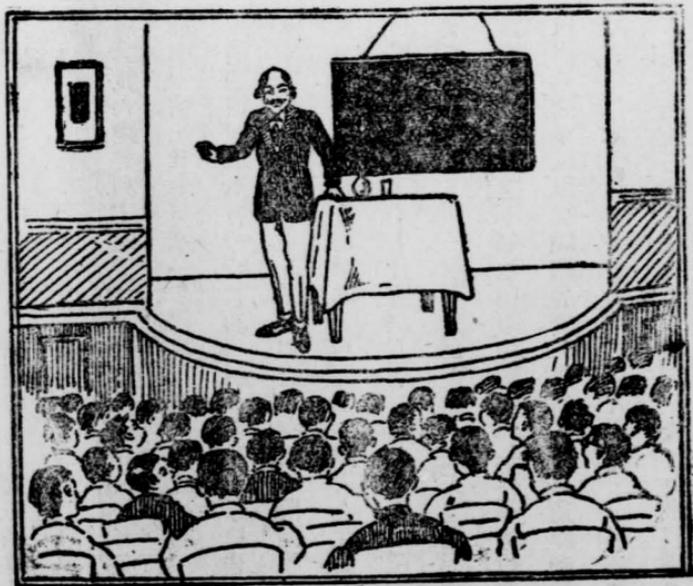
——我在報上，時常攻擊各種極惡劣的文字，什麼對聯啊，輓聯啊，行述啊，壽屏啊，……罵得身無完膚，博得一般社會的好評；但有人請我做這些文字，我是極樂意的；從中

竟賺了不少的錢。——我在一本外國科學書上，偶然悟到一點理想，就發明一個教育上用的……我即刻呈請農商部註冊，專利三十年。所定價格，比工本大至二十倍以上，竟大獲其利。不過價錢太貴了，不能普及。後有某人發明一種，比我的更進一步；出品甚佳；定價之廉，自不消說。於是他的就風行一時，我的就無人問津。我便控告他，依樣複製，侵害專利權。打了幾年官司。咳！爲學問而學問，又一筆抹煞。學問是取財的工具！這個學問與人生的題目，又不好演講了。——什麼與人生呢？商業與人生吧？這個題目還好……咳，不對，不對！那些商人，天天說提倡國貨，挽利權，塞漏卮；不知他們暗中盡販的是外國劣貨，善以詐欺的手段，來哄騙消費者。商業與人生，只是詐利的人生，又有什麼可說呢？——實業與人生吧？……咳！不對，不對！他們天天鼓吹振興實業，利用土產；不知原料盡是外洋的；亡國而有餘！與人生的關係，也是詐利而已矣！——政治與人生吧？爲國爲民，什麼以身許國……與人生

的關係真大啊！……哦，又不對了！禍國啊，殃民啊，怨聲載道，野有餓殍……這都是政治與人生所得的結果，更無意義可說了！——名譽與人生吧？以文人而論，是最愛名的。咳，賣身的，變節的……只要有錢可得，什麼都可以做。文人尙且如此，其他更可知。名譽與人生，實在無絲毫的關係！——哦，知道了，這都是喫飯與人生啊！喫飯的問題解決了，一切的人生問題就解決了！我一世聰明，怎麼懵懂一時？想了大半天，東抓來一個……與人生，西抓來一個……與人生，思想錯亂，毫無統系，真是在這裏作夢囉！現在覺悟了，頭腦清醒了，我們要演說人生，就是喫飯與人生！一切的人生，都是從這裏發生出來的啊！——唔，這還是枝葉；衣食住，與人生，才是全體啊！……哦，哦！一切的衣食住，不是由金錢來的嗎？金錢與人生，才包括一切的人生啊！對了，對了，哈哈……」

規定演講的時間，久已過了；學生們已派代表催請

了三次。現在陸博士癡想了半天，擬好了題目，便急忙走出休憩室，趕到演講堂去。



陸博士在黑板上寫了「金錢與人生」五個大字，劈

頭一句，就是：『有金錢才有人生；人生爲的是金錢！我們在世間上，無論學一件什麼，做一件什麼的動機，無一不是去尋求金錢！什麼爲人生而人生，爲學問而學問，爲實業而實業，爲政治而政治，爲……而……都是自己，欺騙自己，欺騙社會，欺騙人生……』洋洋灑灑，都五萬餘言；這都是陸博士儘平生的經驗，覺悟的真理，滔滔不絕，一直說下去；淋漓暢快，有聲有色，得未曾有。陸博士從前演說，都是面皮上的真理，隨口亂講，動人聽聞就算了；是虛偽的，罩了一層黑幕的；卻已經博得社會上交口稱譽，到

處熱烈地歡迎；現在偶然洞見真理，覺悟一切，就一掃從前的虛偽的態度，把金錢與人生的真義，赤裸裸地，真情流露出來，自信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覺悟，第一次的誠實演講了。他自己固然竭十二分的精神去講，學生們也竭十二分的精神去聽。他以為這次一定要受破天荒的歡迎哩。

演講完後，學生們個個目瞪口呆，都說陸博士已得了神經病了。

(完)

純飛館筆記

仲可

昔嘗聞之先子曰：江西何其容。雍正朝某科會元也。其時藝有云：天下多一民。君上即多一累。世宗改累爲責。其行卷於累字旁。以硃色印一四周蟠龍之責字。以責字係御筆也。珂按何所謂累。殆指人滿而言。世宗改累爲責。卽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意。蓋引爲己責也。世宗固以精明著聞於時者。

TRADE 'KEPLER' MARK

COD LIVER OIL WITH MALT EXTRACT

標 勒 百 解 商

油 肝 魚 精 麥

解百勒麥精魚肝油
 乃補劑中優秀之品
 久已膾炙人口凡體
 虛力虧咳嗽多痰服
 之極有良效



本品瓶上必貼有華文仿單
 各埠大藥房均有發售

BURROUGHS WELLCOME & CO.

LONDON & SHANGHAI



行藥大威寶

海上京英

特此奉送生本
 行並附專度位
 址當贈壽世良
 藥仿書一本



勢利的眼光

胡寄塵

我是個醉心新劇的人。在三年以前。我便向一個新劇社裏去。研究新劇。到如今已學會了。久已能敲登場奏技了。記得我第一天入社的時候。有一位教習。姓陳。我們稱他陳先生。那時陳先生對我說道。你學新劇。是很容易的。只要你把戲中的事。當做真事看。演到甚麼地方。好像自己處在甚麼地方。喜怒哀樂。都是真的。那麼你表演出來的一舉一動。自然入神了。你的藝術。也已到最高的地步了。陳先生這番話。說得非常透徹。我當時聽了他的話。就佩服到十二分。也就因為他的指教。成了一個小有名的新劇家。但是人情冷暖。我也飽受了戲中的炎涼。有一天。我和我的朋友演一幕新劇。我是扮一個借債的

人。叫做老李。我朋友扮一個富人。老李向富人去借錢。富人道。老李。你又來做甚麼呢。老李笑着說道。又要託你老人家設法。借給我三五元。我們是十幾年前的老朋友。富翁聽到這裏。已很高興。沈下了臉說道。老李。這是甚麼話。你要借錢也不要緊。為甚麼說和我是朋友。我幾時和你做朋友呢。給我快些走開罷。老李聞言。氣得開口不來。沈默了片刻。這時候。富人已趁空走進去了。又過了幾天。另演一幕新劇。劇中重要的演員。還是我。和那位朋友。這一天我扮一個當舖裏的夥計。我那位朋友扮一個貧民。貧民拿了一大捲破爛的衣服。送上當舖的櫃臺上。夥計斜着眼睛。將他望了一望。說道。走走。除了走

走二字。再沒有第二句話。貧民道：先生，請你看一看。夥計管他回過頭來。一聲也不響。貧民又道：先生，謝謝你。先生可憐我。夥計發怒道：滾。滾。甚麼東西。要當錢麼。貧民湊了他的罵。也不敢還罵。并不敢發怒。仍是很和氣的說道：先生……貧民還沒說完。那夥計已拍起櫃臺來。貧民才嚇得跑了。

我們自從演了這兩幕劇以後。我心裏就懷了一個疑團。不能解釋。我想。我還是個我。我的朋友還是我的朋友。爲甚麼他做了富人。便這樣勢利。不認我十年前的老朋友。又爲甚麼我一做了當舖夥計。也就學會了勢利。欺侮貧民。這種勢利的眼光。好像是人人如此。就是我自己也免不了如此。想起來真可歎。真可憐。

我懷了這個疑團。不能解決。便另向一位朋友去問問。這

是甚麼道理。這位朋友道：唉。戲中的事。都是假的。你老兄爲何把他認作真事呢。

我朋友這一句話。將我提醒了。使我大覺大悟。知道戲中的事。都是假的。爲何要把他當真事看。唉。這都是當年教戲的陳先生害了我。如今好了。我已明白了這些事都是假的。不是真的。那麼劇中人拿勢利眼光看我。我又何必生氣。我在劇場上。拿勢利眼光看人。我又何必驕傲呢。下了場。彼此露出真面目來。勢利在那裏。

但是我又進一步一想。劇場上的事。固然都是假的。世上的事。又何嘗不是假的呢。我們生在世上的人。也如舞臺上的演員一般。身在假中不知假。豈不是越發可嘆可憐麼。唉。這不知是那一位教演劇的先生教得全世界的人都是如此。

(完)





自然的離異

楊不平

(一)

象天在中學校的時候，很喜歡向人談密司許。不過他那位密司許，也着實值得一談。她的相片，是一年四季安放在象天書桌上，誰到他屋裏都可以瞧見，誰瞧見也得要稱讚幾聲。她寫給象天的信，差不多每星期都有；象天也常常很公開地給同學們看。信中優美的文字，在女子中實在少見，這也是多數同學所公認的。所以不但象天自己願意和人說密司許，也確有許多同學極願意聽他談密司許，我當時也便是這許多人中的一個。

象天在中學四年級那年，密司許正在九江S書院讀書。我因有象天的介紹信，路過九江曾特地跑到S書

院去看她。她的態度是莊嚴而美麗。她偶然說起話來，羞怯地怪有意思。她那副神氣，我現在還有點記得，也許因為我是她未婚夫的朋友，她見着我格外地不自然也未可知。

她同象天訂婚經過的情形，象天也曾說起過：原來他們都是基督教徒。有一年暑假，她和象天都由學校回到他們的故鄉，在縣城的禮拜堂裏，由一位美國女教士介紹認識，便成了朋友。經過了很短的友誼時代，便由象天向家長提議，托媒向她的父母求婚，他們才從普通的朋友，一變而為將來終身的伴侶。他們的婚姻，不但是他們自己滿意兩家的家長滿意，有許多自命為能迎合新

潮流的舊人物，也都滿意。因為他們的婚姻，論形式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論精神却是自由訂婚的。這是象天在中學二年級時候的事，他倆的年紀都不過十七八歲。

象天在中學畢業之後，便跑到北京去學醫。密斯許也就在他的母校——S書院附屬小學教書。教書的生涯是乾枯無味的，後來密斯許又被她的女友邀到上海去進L大學。那時他們還沒有結婚，聽說他們曾相約過，非都有了專門學問是不結婚的。

他們的通信，比從前更勤密了。他們書信的內容，比從前——也更嚴重了。從前，象天在中學，密司許在S書院之時，他們通信不過是說些彼此思慕的情話，或是談些耳聞目見的趣事。這時可大不同了。密斯許在L大學是研究文學，便常常拿文學家的故事來非難象天；有時把象天問住，還要連笑帶罵地諷刺幾句。他們爲着極小的問題辯論起來，結果總是象天認輸，纔肯罷休。他們通

信的內容，雖和從前不同，可是兩人的感情，越辯論越濃厚，兩人的信件，也就愈加勤密了。每年的暑假年假，他們也總要設法相見。有一年六月光景，我正住在上海，象天特地跑到上海去探望密司許，我留他住在我寓所；他每天無論如何，總要到L大學走走，因那時學校雖已放假，密司許還住在校內，往往要談到旁晚回來。我也同他去過兩次，她見着生客，仍是當年的樣兒，很少說話而緋紅着兩臉。

密司許也常到我寓所來回看象天，有一次臨行，她再三叮囑象天別忘記備辦一份賀禮，那禮物是要他兩人出名送給她一位盟姊新婚的。後來我聽象天說，纔曉得密司許還是個女交際家，她的女朋友很多。她在S書院讀書的時候，已有七八位盟姊妹，那七八人當中，到有三個到美國上學去了。除了現在要嫁劉博士的密司馬在南京教書，其餘也都已升學，有的學醫，學畫，還有的學法律。年紀最小的密司姚，還主張獨身主義呢！據象天說：

密司許學問的進步真快；別的不必說，只一口流利的英語，他實在是自愧不如。說的時候他還伸了伸舌頭。

(一)

可異的消息，從至庸口中傳出來了！至庸也是當年中學同學中喜歡聽象天談密司許的一個。至庸在距今三月前的一天早晨，突然跑來問我：「聽說象天上月在北京結婚，你可曉得？」我當時正在着筆做一篇關於教育問題的文字，便很不經意地回答他：「結了婚麼？到沒聽說。不過這有什麼希奇？象天前已在醫學校畢業，也該結婚了。莫非你有點怪他不預先通知我們麼？」至庸說：「不是的，通知不通知，到沒有關係。便通知了，相隔千里，也未必能去參與婚禮。不過我聽說他並不是和當年他常提的那位密司許結婚呢！」呀！怎麼？莫非密司許是死了麼？」我因為聽至庸說和象天結婚的不是密司許，不知不覺地便放下了筆，這樣驚訝地問。可惜至庸也說不明白，一時又無法打聽象天的地址，足足地悶了幾天，

纔漸漸地忘了。

在這三個月中，我因事到哈爾濱去了一次。回來在天津就擱了幾日，無意中在路上碰着象天，這一喜真非同小可。象天約我到他醫院小酌，原來他已在天津行醫了。他又介紹他新夫人張女士和我相見，我纔明白以前至庸所聽來的消息，並非謠傳。我因為他新夫人在旁，也不便多問，隨便談了些音信隔絕以後的事體。飯後又同他個人到公園散步，便談到他的婚姻問題了。

原來象天在醫學校畢業之後，便在北京公立醫院做醫生。那時密司許在L大學還要一年畢業。他們平素是辯論慣了的，因辯論的次數過多，彼此都失却了夫婦間應具的神秘的信仰，而往往有不敬的言詞，流露於字裏行間。雖是象天最初很能够容忍，和退讓；但密司許爲着希望象天在醫校畢業之後，再到德國或是美國去研究幾年，成就個醫界博士，在我國沈寂的醫藥界中，能有較多地貢獻；所以總故意地極力稱讚她女儿的夫婿，以

圖喚起象天的注意。象天便有點煩厭了。象天因環境的關係，在醫院出來，是萬萬不能不暫時就事以維持生計的。終於不能因她的期望，而改變宗旨。也就總故意地嬌情地用滑稽的口吻回答她，反勸她不必發博士狂熱。並且譏諷她那「期望」的種子，是生長在「虛榮」的田裏，是黑暗卑下而可羞恥的。她雖極力地辯白解釋，又由他照着多年的老例，道歉了事，但他們弱小的中心，終不能不印上痕跡。等到密司許已在L大學畢業，象天去信和她商量結婚的事，她突然的問到結婚以後怎樣的過活？很令象天由懷疑而憤怒。象天當時在公立醫院，每月雖祇有八十元薪金的收入，但他從未想到有人輕視他沒有擔負小家庭生活的能力。他以爲密司許是故意侮辱他。他更聯想到她這侮辱的由來，是因爲自己不能和她盟姊妹的夫婿一樣，到外國去得什麼學位。他真憤恨極了！他簡直以爲密司許是一個崇尚虛榮而不知愛情真諦的時髦女子，對她的人格根本懷疑了。便立刻寫信給她，

要求她解除婚約，措詞却委婉而沈痛。大意說：「我被愛之神欺騙了十年，蒙你指示我，我很感謝你！我如今明白了！人們本不配談愛情，在他們的生活問題不能充分地解決以前。我很能自信，自信我的生活問題是永久不會解決的。因爲我藐視生活的習慣，不幸已養成了！並且我很蠢笨，也始終不能想到和異性同居以後的生活率，當以何者爲標準？因此我很決心地不再期望着結婚了。請你原諒而允許我！我們從前所訂的婚約，就此解除了罷。但願上帝在我們當中，默佑我們的友誼，依然存在，永遠堅固。」她回信同意了。又過了約莫一年，他纔和他現在的夫人張女士訂婚，不久也就結婚了。

我又由象天的訴述，曉得張女士是女子高等師範的畢業生。是在他和密司許離婚以後纔認識的。那時她正在天津當教師，他也早已辭去北京的職務到天津行醫來了。他們的認識是無人介紹的，介紹他們的是一種慢性的胃病。不用說當然是張女士患病，給象天治好了，

兩人的感情，纔漸漸地濃厚起來。張女士在學生時代是研究教育的。學問比密司許雖互有短長，而性情的活潑天真，到很像象天；和密司許的莊重冷峻却迥然不同。我由象天談話的神氣猜度着；他對於張女士是很滿意的。不過他對於密司許的往事的傷感的痕跡，還不能完全泯滅，所以他提到密司許，外貌雖極力鎮靜，却時時發出故意而勉強的苦笑，暴露着他中心的憤懣和悲哀。我不願再拿密司許來挑動他不快的情感了！趕緊把論點變換，漸漸地把談話的重心引到別的方面去。可是彼此的議論，不知怎的，終不能十分地爽快。

(三)

我離天津的那天，送我到車站的，只有象天夫婦。和去年春天我到天津的光景不同。那時天津的熟人真多極了！不料人事的變遷，這樣地快法，更顯出人生的寂寞了。

開車的時候到了！火車轟轟地動了！我倚在窗口，望着他們的影子，縮小，縮小，而至於不能看見。但是我還似乎覺得他們送客的白巾，仍在那兒擺動。我很感謝他們

綿密的情意；然而我沈悶而煩厭的無聊，却被他們勾引動了。我只得懶懶地坐下。

我是單獨旅行慣了的。近幾年來，從不曾感覺到旅途的孤寂，而尤其是乘坐火車。火車的速度，比輪船航船以及其餘的一切車輛和船隻，我曾經乘坐過的更快。車窗外面的景物，是容易變換而饒有趣味的。車廂以內的形形色色，也在在足以引人入勝，而使人發笑。但是我這次的感覺可有點兩樣了。我好像失落了什麼似的，心中總覺着虛空而不自然。我覺得坐在我周圍的人們，都有點討厭，而尤其厭惡對面坐着的美國婦人；我只得很勉強地閉上眼睛不看他們。我那心內的無着落的思想，也就在這度絕外緣的一刹那間，如潮水般地擁上來了。可是思想了半天，自己也說不出是想了些什麼？我所能感覺到的，只不過是枯燥的煩悶。

後來，我從南京換船到九江，又無意中走過S書院，又無意的想起了一次象天從前書桌上面所安放的相片。

(完)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或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樊德摩斯奇
案第六集

白骨黃金 (續)

原名 Le Policier A pache

法國蘇霏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

第六章 鐵燈籠裏

(一)

范駝喪氣。蹣跚還聖法學街屋頂小樓。比近街面。聞賣報童子競唱「京報晚刊載有奇聞異事」之聲。街衆爭相購閱。一一面有訝異之色。時范駝囊中。僅有晨間莫石所給車資三蘇。爲數雖微。而范駝目前貧財。僅此而已。久未讀報。茫無聞知。立犧牲三蘇之一。購取一紙。見封面巨墨刊題文曰。

樊德摩斯重復出現。

總長一人。爲綁票去。



衆議院通過嚴懲盜匪條例。

衆議院通過嚴懲盜匪條例。

范駝驚異。匆匆還寓。登樓初。莫石指屋頂小樓爲范駝臥室。內中除破舊什物。疊疊堆置外。別無長物。但與范駝一小燈。俾免暗中摸索。踏躓。范駝既登樓。擦燐寸。燃燈。粒火。突然。置之物堆之上。踉而讀報。久久不釋。時咄咄嗟異。且自語曰。何物強徒。大膽妄爲。至於斯極。總長且爲擄去。其可信耶。數月以來。不省賊蹤所在。不圖包藏禍心。爲此駭人聽聞之舉。市民今後。其重陷恐怖之天乎。府院震悚。議會亂如羣鴉。而賊計尤毒。故故誘罪於我。萬口有聲。詬余一人。賊自逍遙法網之外。行所無事。嗟嗟。樊德摩斯固不世之魔賊也。雖然。賊伎縱狡。未始無益於我。以賊能跳梁。當非羈牽囹圄之中者所克爲。賊不在獄。則在獄者非賊。可知已。褚佛之屈。於此可白。……自語及此。忽絨吻驟然。蓋有觸於昨夕康叟酒店巴罷之言。巴罷曰。渠今在獄。……彼固無所不能。……云云（見第二章）則樊德摩斯固拘

繫在獄耶。拘繫在獄者。明係褚佛而巴罷乃有「渠今在獄」之言。言又何指。……思際。瀏覽及報載議員誼呼之辭。謂樊在獄。繼樊代與。爲賊會渠者。蓋盜之副。范駝……范駝駭異而笑。重自語曰。此亦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也。世人信褚佛實樊德摩斯之化身。我與褚佛友誼之密。又世所共曉。褚佛既爲樊德摩斯。則我爲其副手。初非無據。樊德摩斯因身縲紲。監視嚴密。不能有所作爲。則所爲惡。皆盜黨張樊旗幟之所爲。而主其事者。舍盜之副而誰。由此觀之。我身此際。已深陷重圍。楚歌四壁矣。奈何猶自惛惛。其將束手待擒。爲仇者所快乎。警探既多方以索我。莫石之居。雖屬幽僻。非是仙島神山。凡人所不可及者。則人來繫我。易於反掌。我奈何顛預。思不及此哉。念之惶恐。亟思拔步立逃。若已有人。隱踞其後。然者。疑念比生。彷彿似聞微響。驚覺起立。失聲呼問行動者誰。四字寂寂。茫無應者。范駝自語曰。聲響非幻。吾其夢耶。屏息靜立以聽。杳無所聞。前聞似妄。然猶未敢自信。舉步週巡一匝。不見可疑。重

賜燈前。比欲取報更讀。陡覺一縷冷氣。掠面容而過。所持報紙。且飛動一角。燈火搖搖欲滅。事真非幻。毛骨悚然。再起重巡一過。喃喃自語曰。一無所見。何也。方駐步室之中。頰首沉吟。一刹那間。猝聞噲呼微響。燈光遽滅。冷氣驟入。如颺微風。地面報紙。飛揚半空。范駝憬知有異。借夜月微光。方擬邁步近牆。負隅而立。行未三數步。咽喉陡爲物匝繞。似有纜索。如「拉束」(Lasso) 南美洲土人用以捉野獸或捕馬之繩索。從空套頸而下。近腰之處。亦有索匝繞。並束肘軀。曳牽范駝。仆倒在地。其來倏忽。猝不及防。同此一刹那間。屋頂天窗忽闢。見有黑影。爬伏窗口。星月微光之下。見來者御玄黑長帳。臉蒙面具。一躍而下。至矯捷。落地無聲。類此裝束。范駝前此見之。已不一次。省爲樊德摩斯。不禁大驚。樊德摩斯迅如電閃。不及范駝掙扎。奔撲前來。穩扣繩結。范不能動。乃出繩反翦范駝雙臂。益繫腿足。更以手帕束縛口吻。俾勿能聲喚。旋聞樊德摩斯啞曰。范駝先生。別來無恙。語聲低微。而入范駝耳鼓。恍若雷

鳴。肢體爲繩索網縛。無從動作。狂瞪雙眸。怒睇樊德摩斯。但見樊渾身玄墨。黑作一團。惟面具內雙眸。炯炯有光。如星閃爍。暴厲之威。挾與俱來。令人寒慄。范駝固健者。默念充盜力之所能。至多置我於死地。身在刀俎。惶怯亦未能免。我何爲畏彼哉。樊德摩斯又曰。先生目灼灼。似欲生啖我。我不能以禮見先生。於心至歉。然亦實迫處此。先生當能諒我。語時將范駝手足肢體。一一細縛妥愜。起立而言曰。先生頃間。似方讀報。報端所載。得毋有奇趣耶。肉食者鄙。當道冥頑不靈。議員數百。但能腐聚而爲豕嗥耳。明係我所致函。而若輩轟稱。謂係先生所爲。不亦顛耶。且復四佈鷹犬。迹索先生。不才頗爲先生危。而以書函爲我所投致。何忍目擊先生以無辜之身。代鄙人受過。先生有所不知。警探已探知先生在此。不十分鐘內。將整隊前來。拘捕先生。但我既來。先生逕可釋懷。我不欲先生爲警探牽率以去也。先生雖常日與警探友。警探十人而九。舍賣友無以求榮。更何有於先生。不似我於先生爲敵。而猶有愛於

先生也……語際格磔而笑。聲類鼻鳴。范駝方冥索樊德

摩斯語旨所在。樊離范駝去。自傢具堆中。撮一雙架之梯。

若油漆匠所常用以立足其間。粉刷頂棚天花板者。樊拾

級。升至最高一級。室內原懸有一鐵籠。四周裝嵌顏色玻

璃。形如中國北京街市數十年前所見之大風燈。巨幾倍

之。有門可啓閉。樊德摩斯升梯至最高級。展手啟鐵燈籠

之門。遂卽下梯。語范駝曰。敬爲先生覓有最妥愜之藏身

處所。入居彼中。非但來人倉卒間莫從知先生所在。先生

且可安居箇中。靜觀來人舉動。決無有人得見先生也。語

際。抱范駝起。荷之肩上。如撥束芻。曾不費力。重上梯架。置

范駝入鐵燈籠裏。且曰。記者先生。安居此中勿躁。我爲先

生安全起見。不得不關上玻璃燈門。玻璃顏色雖厚重。然

內居而外望。來者舉動。一目了然。先生可從而觀察我樊

德摩斯。如何而與仇敵鬪。更可從而觀察我樊德摩斯如

何而爲救友人如先生者而鬪。以一盜而與諸警探抗。孰

勇孰怯。孰智孰愚。一一莫逃於先生之目。血肉相搏之劇。

人生能得幾回看耶。

范駝聆言。怒笑無計。屈身鐵籠之內。困苦萬狀。此時已置

生死度外。百不之恤。但以樊德摩斯目前言行度之。似一

時尚無置己於死地之意。則又何樂而不放懷一觀。便見

樊德摩斯。匆匆下梯架。擎還原處。重曳一巨而且笨之大

箱籠。堵塞門戶。曳箱時。似頗吃力。箱之沉重可知。又見渠

自衣袋內。取螺絲刀一。僂身。撫弄門扉。聞聲。辨似搔去門

上鎖。又見渠自衣袋內出一短銃。銃管銀鏤之光。閃耀暗

中。映眸可識。曲隻膝。踞箱上。引銃管入所去鎖之孔。更貼

額門扉之上。覓隙張望。屏息靜佇。歷數分鐘。漠無動靜。夜

色沉寂如死。范駝身居憂患之中。悲懼交縈。生死未卜。度

一息如百年。時時慮鐵籠不勝肉軀之重。脫底而墜。則跌

落至苦。復憂樊德摩斯嫌疑跌成巨響。反手一槍。則死我

易於斃狗。思及此。彷彿死神已含笑立於眼前。不禁惶惶。

顧籠鐵至窄。范駝入內約二十分鐘。不覺些許響動。則又

凝神以諦聽。樊鼠伏狙伺。潛默不動。若忘身之所在。銃

管自鎖孔外指。儼有所佇。俄爾。砰然一響。槍聲破空而起。繼之以人體顛仆聲。似有人應槍而踣。槍聲發后。寓屋之人。似一一爲槍聲驚醒。呼聲四動。百響駢作。又聞門外有發號令之聲曰。集全力。破門扉而入。……又聞槍聲。聯發兩響。倒仆者又二人。呻呼之聲至慘楚。攻門者用力益猛。門且破。樊德摩斯一躍起。躡上窗櫺。樊援而出。一霎不見。但聞猶笑之聲曰。警探欲彈。踣者三人已。狂曠而去。同時門破。手燈之電光。紛紛內射。警探多人。各擎短銃。一湧而入。衆口同呼曰。范駝趣出就擒。不則有死無赦。范駝細縛在鐵燈籠裏。束吻囚繫。如甕中鼈。惶恐欲死。見黑影憧憧。諸警探分投搜索小室之內。翻箱倒篋。無微不燭。瞬息且搜及已矣。不禁冷汗泚額。心忡忡跳躍。幾欲脫口而出。樊德摩斯所以囚繫己身而弗殺者。非無故也。細縛而置諸燈籠之內。故隱門後以殺人。警探以捕范駝而來。未及破門。死者已三人。警探不知范駝之被繫在鐵燈籠也。必信以爲范駝所戕殺。益堅世人信范駝殘狠或即樊德摩斯之

心。其所以不手戕之者。蓋欲以樊德摩斯一切罪案。委之其身。已而又念。警探苟得已於鐵燈籠裏。目擊束吻囚繫之狀。或能明頃纔槍殺三人者。非我所爲。唯是警探十人而九。昏憤急於近功。何有遠慮。志在得我范駝。得之則喜。其他奚暇顧恤。籠底雖鐵。陳舊腐朽。或不勝我身之重。但小動。籠一脫底。我入警探掌握矣。將何以自解。思之惶替。警探搜索遍四隅。不見范駝蹤影。以爲已遁。忽有人於天窗之口。發見有長纜繫挂。怒呼曰。狡哉賊。范駝羈身鐵燈籠裏。隔玻璃但見人影。莫辨容止。聞聲譁怒呼者爲密石。褚佛之副。已所素稔也。密石又曰。狡哉賊。乃有急智。曳巨簾以抵戶扉。吾輩攻門。賊得從容繫纜。縋而下。遁遠已。吾曹聚多人。乃不能得一賊。飲彈而踣者。且三人。狠哉賊。其時別有驚異之聲。發自牆隅。呼領袖。似有所發獲。密石問故。對曰。首領盡視此。范駝暗中見有人。手一粒有光澤之物。授一黑影。聞聲辨影。依稀識爲密石。密石作訝怪之聲曰。汝何自得之。對曰。在牆角彼端。密石曰。今得此。案情益

顯豁。其人曰。尙復何疑。餘衆聆言。環集問所以。密石曰。不期而獲一強有力之證左。……汝曹視之。雷紱拾一衣鈕於牆角彼端。衣鈕上鐫有標識。國家銀行跑街收賬人伯訥所御也。數日前驟渺蹤影。經我同人多方偵查。迄今猶自無消息。而衣鈕乃發見於此間樓頂小室牆角之次。豈其人已爲賊所乘耶。衆人緘默有間。密石繼辭曰。事大詭諛。我所不敢信。一眨眼間。陪我三人。飛身莫有所遁匿。同時復發見銅鈕釦。令人信其有謀殺伯訥之嫌疑。吾人詣斯捕范駝。而此種種一一發自范駝棲身之所。我識范駝且相知久。諸事不類渠所爲。罪證愈充分。愈滋我疑竇。范駝雖慧黠。顧能鶴突至於斯極歟。密石言猶未已。羣探紛與爭辯。謂范駝卽樊德摩斯。樊德摩斯魔王也。猾賊也。梟雄也。何所不能。何所不爲。又有於此。范駝惶震。微微顫動。於諸探競言爭辯之中。彷彿聞物迸裂聲。大駭。念得無籠底迸裂欲脫耶。吾身其殆。……思未已。聞密石諭衆曰。賊去已遠。無蹤影。亡羊而求諸宰。愚昧實甚。且下樓別勘

兆迹。藉識所赴。小室空無人。自外封鎖。以暇重來搜檢。或別有賊證可尋也。俄復愴然曰。嗟乎。來者十二人。陪者三。徒手而歸者九人耳。將何以報上官。羣衆微喟。從其後。魚貫而出。

樊德摩斯疊發三槍。陪三警探後。寓屋中人都驚起。紛紛集梯前。爭相問訊。呢喃噪雜。集響至囂。諸警探既出。反扣室門。室外人羣起問詰。語聲龐雜。范駝目送警探既去。知密石諸人深信樊德摩斯已逃。小室空無人。勿復置念。則己身已暫時出險。惶怯略止。因屏息以聽室門以外舉動。便聞有問訊之聲曰。渠創甚劇邪。曰否。一彈中臂。雖創而未及要害。約翰則腰脅之次受一彈。彈掠而過。幸未致命。曰。副巡長何如。曰不之知。其人出血。彷彿甚多。曰已昇之出耶。曰然。有寓客昇之下。爲療治創傷。語聲微微寂止。一霎復聞。聲似略遠。曰。曷哉。務自振勵。曰唯。首領曰。賊匿闌陬。傷我壯士。劇可恨人。曰唯。首領。賊似預知吾人之來。狙伏而俟。伺隙以擊。曰。凭我肩。我扶掖汝。……便有沉重

步履聲似警探扶飲彈者一人下。俄頃之間。聞莫石之聲曰。天乎。此何如事。可怕殺人……天帝救我……別一人驚呼曰。噫！渠暈厥已……傷哉……語聲重複而龐雜。莫省所言。且有步履雜沓之聲。范駝默付。殆必昇中彈之。又一人下。若曹顛預。十九謂三人我所槍踏。不亦劇可惱……思際。恚怒。肢體不覺掙動。籠底果不勝重。脫而下墜。仆范駝樓板之上。幸懸處非甚高峻。跌下未致傷命。暈臥不省人事。約數分鐘。已而甦醒。神智漸復。私計曰。我下墜時。必發巨響。苟室外人不噪雜而昇傷者下。則必聞其聲。聞聲入視。我必不免。此中殆有天意存焉。今茲再不圖逃。更待何時。遂不復顧皮膚骨肉上一切痛苦。竭盡平生之力。掙脫結扣手腕之繩。又用脫去繩扣之手。一一解除肢體束縛。引身急起。邁步欲行。而以肢體蹣跚既久。血脈麻木不仁。比欲舉步。復踏坐樓板之上。步履維艱。如病癱瘓。范駝嘆曰。苟有人於此時登樓入室。我必不免。可奈何。坐有間。筋骨略略能舒動。經脈亦漸漸復原。乃能起步。

此時不遑他顧。立攀援而上天窗。見樊德摩斯所繫繩。未經警探解去。大喜過望。念警探置繩未解。蓋以樊德摩斯已去。室空無人。依偵查手續常例。案情未盡詳晰。不欲妄行變更室內狀況。以待繼續偵查。不期遂與我范駝一絕大援助。樊德摩斯既能援繩而下。吾奚不能步武其後。遂即展臂。探繩在手。以腿絞繩。徐徐而下。維時。密雲遮月。星光不明。夜色魅黑。若有天佑。不虞人或見及之。自幽黯中。以夜行人眼光。且絕且視。覘得身外不數武。爲一廣廈之屋頂。曠寂無所睹見。再下則見身傍各屋屋頂。煙窗密排林立。厥狀至奇……

第七章 白紙條

(一)

司法總長費朗。偕總務廳長賴華雷。並坐古貝式馬車。歸自梭蓬萊學院。(譯者按 Sorbonne。於一千二百五十年爲 S. de Sorbon 所創設。初爲法京之神學學院。現爲巴黎博士院。——法蘭西最高學府。若我國古代之翰林

院。——文藝理工兩科講學研究之所。是晚費朗代表政府。參預法學研究會。授予獎憑。復出長技。肆其雄辯。面諸碩儒博學。爲法理精深之講演。得會衆百分九十九以上之同情。掌聲雷動。懽呼譁賀。午夜一鐘始散會。攜賴華雷共歸。歸途猶隱隱聞聽衆譁賀聲。嘹唳不絕於耳鼓。時馬蹄得得。方覓徑向芬陀市(Place Vendôme)行去也。費朗喜不自禁。語賴華雷曰。老友識之。吾人不久或當別得新閣揆。吾言非謂孟烈總理。措置政務有所未當也。然按大勢所趨。應合潮流。宜得一頭腦較新者主持國事。方能與列強競雄。爲國爭光。……賴華雷不及費朗言竟而應曰。得閣揆如吾友費朗者當之。宜若無愧。費朗笑曰。吾未始無此雄心。但……旋易辭調曰。尋常議會。無往不煩惱煞人。職務羈牽。又不得不虛與委蛇。以爲酬應。若今晚之會。差強人意。……賴華雷呵欠而應曰。以吾觀之。同一煩惱困人。初無少異。費朗晒曰。據汝言以推測之。殆無往而不困人。官守祿蠹。劇勞苦人。然以司法部總務廳廳長

與杜巖(Douai)審判廳推事較。則法部與省署。殆不可同日而語。汝或不河漢斯言。賴華雷肅然易容曰。公言當微公之力不及此。雲情厚誼。沒齒所不敢忘。……維時車馬已及總長寓邸之門。御者揚聲詔閣人啓園前大門。驅馬而前。直抵屋前石階。二人同下。賴華雷引外衣之領高舉。與費朗握手道別。大踏步出寓邸花園取道沿剛彭路(Rue Cambon)匆匆歸去。費朗總長司法之初。欲物色一人以輔弼。已藉匡不逮。知交中以賴華雷爲最相得。而又精於刑律。因擢之爲司法部總務廳廳長。時賴華雷方任杜巖地方審判廳推事。浮沉法曹。歷有年所。驟邀知遇。飛黃騰達。喜可知也。乃竭所長。以事費朗。日勞形於案牘。雖十倍杜巖法庭。而以憲眷隆渥。後望方奢。則亦不復顧恤。居恆自計。一旦閣院改組。費朗入躋總揆之席。則大理院中。得一較爲優崇之席。於願已足。初不若他人之有野心也。費朗以其老成持重。益相水乳。至費朗之爲人。則與賴華雷迥殊。意氣飛揚。不可

一世未入政途之初。僅得在京外懸壺爲市坊醫士。雖兒時學業。專考岐黃。而意不之屬。以暇潛心研究政治之學。所以業醫施診者。藉以爲市恩沽譽。賣好於鄉人之計耳。故三十四歲時。遂被舉爲衆議員。在議院一年有半。以才華富贍。爲孟烈所賞識。薦以爲國務院秘書。及孟烈組閣。乃出任司法總長。晚近雖經樊德摩斯綁去。又復釋回。然於費朗本身。曾無絲毫挫損。且得從而利用時機。博得民衆代表大多數之同情。繼今而後。誠能迎合世人心理。爲一二取悅於衆之事。則躋升閣揆。易如反掌。

是夕。旣還私室。時已夜深。惟老僕白福。趨承相應。易衣旣畢。白福曰。衾褥已舖展妥愜。敬請總長安寢。費朗笑曰。我不及若曹庸人多厚福。待理之事猶多。何能遽寢。汝且與我以短襖。俾就寢前。一了未竟之事。汝不見案上簡牘累累。一一待批閱耶。語際指書案上文件。堆積如小丘。示白福。白福頹首。莊肅而立。費朗解綦去革履。躡便鞋。去硬領。反顧呼白福。白福噉應。費朗曰。刻無事須汝。汝且退休。記

取明朝七鐘來醒我。白福遵諭退出。費朗自語曰。案牘勞人。我不知將以何時歸睡也。徐徐行近書案。略略翻動卷束。見一一標有「緊急」要件」字樣。晒曰。我不解官中文書。何「緊急要件」之多也。比欲就坐。細爲批閱。覺室中燠甚。頗感沉悶。起開巨窗。窗臨芬陀市。憑窗靜眺。市街風物如在几案。費朗倚窗。展眸矚臨街前拿破崙銅像有間。默默如有所思。旋返步。重向書案行去。過一大鏡之前。停步對鏡。顧影徘徊。忽然弄頰頰鬚微笑曰。我宜去此淨盡。往者偉人。如該撒。(Caesar) 如米喇波。(Mirabeau) 如張伯綸。(Chamberlain) 如拿破崙(Napoleon) 諸雄。疇非濯濯無鬚鬚者。少壯故蓄鬚鬚。以示老成持重。旣躋高位。尤毋須此。我薤鬚鬚。丰儀當尤俊美。啞然歸坐。治理案牘。披閱未久。忽於紙叢之中。檢有白紙條一小方。上書「壹百萬」字樣。別無文字。費朗無語。棄置一旁。曾無幾時。又檢得一紙。上書「壹百萬」字樣。格式大小。一式如前。費朗蹙首微愕。取置案左。重複檢閱公文。已而又得一紙。書

字如前。無毫髮差。恚怒自言曰。紙胡自來。又何其多也。未幾。又得一紙。一如前。不覺拍案大怒曰。僚屬曷敢以此戲吾。苟得主名。必嚴懲不貸。取前數紙。並撕之碎。望空擲去。更頰首勸治公牘。而「壹百萬」之字條。層出不窮。甚至每閱三五簡牘。便有一枚。費朗怒極。屏置公文。不復顧閱。念白紙條必樊德摩斯黨羽。覺間夾入。以示威嚇者。僚屬中殆有賊黨。非嚴詰重懲不可。時已夜深。困憊異常。不如歸睡。因脫衣過臥闕。登床就寢。滅燈。闔眸。朦朧入睡。俄忽坐起。驚變四顧。引耳靜聽。若有所聞。果隱隱聆外室有步履躡躑潛行之聲。費朗一躍離榻疾走。入外室。就電燈機紐前。明燈以視察究竟。同時念及寢處與僕從之室相距頗遙。常日故自尊大。以惡煩囂。不令僕從有寢處。左右毗隣之室者。今苟有事。召之或不及奔助……此特一剎那間之思緒。思未已。動電燈機紐。燈光大明。闇中驟睹燐耀之光。眼前撩亂。幾難睜眸。迨目光既定。則見一人。御黑色長幘。臉蒙面具。手握短木棍。棍多結。結如蒺藜。棍端有草

維如帶。似非洲北部野人所操武器。神威凜然。矗立室中。二人相距不及三密達遙。費朗大驚。蓋其人裝束。前曾見及。即前爲賊黨綁票去時。客室中監守之人也。費朗恐極。且却。且麾手作勢。欲驅之出。其人微語曰。費朗聽之時辰已到。汝宜遵守吾言。勿庸自誤。我今與汝五秒鐘之間。趣自定計。費朗手無寸鐵。跣足立劇盜前。於勢萬難與抗。然以壯年氣盛。不甘示怯。四顧爲所以自衛而拒盜之謀。復厲色叱盜曰。去……去……不則令人執汝。其人怒吼曰。汝乃有膽。敢於發令。令樊德摩斯去。汝奚不知我樊某橫行天下。曾未一受人指揮者耶。汝而逆我。汝奚有幸。唯我此來。志在踐履前約。殊無意與汝較量細節。我今正告汝。前索金佛郎壹伯萬。其速于我。費朗亦厲聲厲叱曰。汝膽包天。世莫與匹。乃敢面我。勒索鉅金。我安有鉅金。飽汝貪壑……樊德摩斯哂曰。膽大包天……世莫與匹……誠哉。樊德摩斯固一時無兩也。費朗叱止其言曰。止。勿肆口逞臆狂妄。府、閣、部、院。決不爲汝而屈。綬騎方

四向迹捕汝。汝苟識機。宜遠引。庶得保首領以沒。何敢蚤夜入法部主事者室。迫脅詐財。將謂吾法網不嚴。未能誅汝耶。且我與汝無仇。何事一再相逼。樊德摩斯前行數武。溫婉而言曰。肉食者衆。我獨取汝。厥因有二。汝爲司法總長。職在治盜。與我爲不仇之仇。矧汝近日有嚴懲盜匪條例。四遣緹騎。窘我同道。於我縱無毫髮損。苟任爾猖狂。將何以服我黨衆。此我所以取汝之故一也。復次。汝以維持治安爲名。向政府領有大宗懲治盜匪。維持治安費。此事雖極端秘密。然莫我隱。……費朗不及其言之竟。怒瞋曰。惡賊。句汝。……樊德摩斯叱止之曰。趣緘爾吻。聽我言。毋擾乃公怒。……茲且與汝議正事。汝旣向政府領有大宗款項。苟強汝私相授受。以予我。於汝誠有未宜。緣我得錢而逼汝一死。汝或以失錢。並失汝官守。汝官守費幾許。醒醒心。幾許造孽錢得來。一旦爲我失之。我於意亦良有不忍。今爲汝計。汝領款項。蓋爲治盜。當今之盜。以我爲梟雄。世衆有言。儻能去我。費百萬鉅金。亦所弗惜。我與汝約。

汝與我百萬金佛郎。我誓離法蘭西國境。汝以百萬金錢。除一樊德摩斯。用治盜款項。不費吹灰之力。而爲國人去一大盜。國人必大感謝汝。擁戴汝。汝不但官守可保。且有厚望。則又何樂而不爲。費朗怒叫曰。賊。句汝狂妄。乃敢面我。肆口謾言。我何如人。奚爲汝屈。我部屬警探。方四向捕捉汝。汝將無能倖免。樊德摩斯且囚拘我囹圄之內。又有於汝。汝縱口口聲聲自稱樊德摩斯。世間烏得有若許之多。樊德摩斯。我不汝識。汝終難逃我網羅。尙何曉曉向我肆恐嚇醜伎。趣箝爾舌。出此屋。……樊德摩斯交臂橫胸。捧笑曰。然則汝甘死不欲活已。抗我樊德摩斯者。有死無生。曷思之。語時目光炯炯。自黑絨面具中外。颯威稜四射。費朗不應。忽展臂攫書案之上。裁紙銀刀。以爲武器。若欲起撲樊德摩斯。與一決雌雄。樊德摩斯見狀。知費朗非可以言詞屈服者。切齒恨恨曰。然則汝決志趨死矣。佳。佳。言際。塵手擲所持短挺。向費朗頭顱打去。費朗一低首。短挺自頂上飛過。觸牆壁。墜陷小方。如拳大。灰土簌簌落。以

見所用力之猛。荷着頭顱。無不碎。費朗駭却大聲呼救。欲趨窗前。喚人而圖逃。樊德摩斯一躍而前。橫梗中道。費朗見勢弗佳。立逃。欲奪門而出。又爲樊德摩斯所阻。且展臂欲擒費朗。費朗掀翻几案椅杌。以格沮其進取。樊德摩斯一一取擲牆隅。猛進而捉費朗。費朗奔避室內。鬪席厚密。踐踏無聲。四周帷幔重重。聲響亦不易外洩。二人追逐不及三數分鐘。費朗跣足行地上。忽踐物。失足而踣。足臙肘腕同時出血。呻吟欲起。樊德摩斯乘勢。急拾短棍。雙手高舉。猛擊費朗頭顱。費朗受擊。暈厥如死。殭臥書案脚下。樊德摩斯微噫而前。自慶得手。擊持費朗。抱之入臥闥。臥之牀上。爲解衣襟。探手摸心房跳躍處。一手自衣袋中出長針一。照准乳旁心坎刺入。針穿心房而過。一眨眼間。費朗呼吸皆停。心止不躍。樊德摩斯重複按一檢過。知已氣絕身死。乃略略拂拭衣裳。熄燈徐步而出。燈光與人影共滅。

(一)

夜漏沉沉。街鐘鏗錚鳴三響。司法總長費朗寓宅鬧者。忽

被人自夢中呼醒。令披戶扇。鬧者朦朧詢曰。叫鬧者誰。呼者略躊躇而應曰。總長機要祕書。鬧者暗中拉門繩。啓關旋聞其人反手闔扉之聲。鬧人喃喃自語曰。黑夜夤緣。何不憚煩乃爾。凡人一躋顯達。寢饋亦無定時。總長雖尊。黑甜鄉裏佳趣遠不如我……言際倒頭復睡。而不知所開門放出者。爲手戕總長之兇也。

第八章 治喪事務員

(一)

雅德爾教授喟然曰。一釘。一釘。又一釘。一釘。哈法君。頃拾諸釘置之何所。言時方僂腰。徐徐起立。右手姆食兩指。拈一細釘。左手自搥背脊骨。若以自舒。哈法屈膝。踞地鬪之上。俛首有所偵察。聆言微應曰。置在獨脚圓几上一小方木盒之內。雅德爾呢喃微嘆。似嗟訝案情之奇。大法官賈善瑪。木立於室之一隅。見狀微震。叩曰。教授以此爲何如事。雅德爾曰。事明顯。瞭如指掌。費總長身死。已歷數小時。賈善瑪曰。死則死已。顧何如死。無端遽殞。教授敢斷其爲人謀

害耶。雅德爾曰：然。謂之謀殺。我與大法官同意……

是日之晨七鐘。白福遵費朗夜來諭命。依時晉總長寢閣。往呼之起。既進。則見椅案掀翻。凌亂萬狀。又見費朗殞臥榻上。氣息毫無。大駭而出。諸僕役聞耗入視。皆大驚。立電警察總署。哈法得報。立命駕奔來。一面遣人分投往稟賈善瑪。並邀大學教授法醫學專家雅德爾博士同來。三人先後詣芬陀市。驗知費朗氣絕。身死已久。斷爲爲人謀殺。雅哈二人。且審慎檢查屍身。並踏勘寓室之內。雅德爾之言曰。據我觀察所知。則費君中宵驚起。猝然爲賊所乘。賊以沉重之兇器猛擊費君頭顱。費君以暈厥。然無傷痕……哈法聆言。驕辭曰：然。似以布囊盛沙。或堅木之槌緊有革繸皮帶。猛擊頭頂。受擊者十九昏踣。而無傷痕可資檢討。雅德爾領首曰。探長言是。兇徒中宵襲人。慮發銃有聲。驚鄰右。每每先踣人令暈。而後下毒手。費君受擊。昏厥。兇手乃得從容。出針戳穿心房。以死之。頃者。吾人見有微藐血痕於死者左胸心上。卽刺針之處也。賈善瑪四顧室中。

紊亂之狀。曰。宵來必經劇烈之毆鬥。雅德爾曰：然。哈法急應曰。二人毆鬥雖烈。爲時至暫。以費總長中宵驚起。跣足鬪賊。賊潛撒碎釘於闊席之上。費總長踐足釘上。破臙出血。而踣。並創肘。腕。腿。膝。兇徒遂得從容。以施毒手。吾人頃所拾釘。蓋爲此用……雅德爾應聲曰。先生言當。吾人檢驗屍身時。肢體上皮膚細碎傷痕。皆踐釘入臙。痛極而踣。猛仆所創。賈善瑪曰。兇人若有神知。一一預爲之備。故能得心應手。爲所欲爲。亦甚奇已。哈法沉吟曰。其人很黠。迥異凡庸。不知誰某。賈善瑪齟齬疾視哈法曰。無論緊誰。微警探之失職不及此。怪案層出。造案之兇。一一逍遙法網之外。宜其有此。又復奚異。警探自言於人。謂大盜樊德摩斯。囚繫在獄。而怪案有類樊德摩斯所爲者。累出不窮。不但人疑在獄者之非樊德摩斯正身。卽我亦有所未敢信。哈法愠見曰。公言何不嫌於警探之深也。執法者果能一一嚴懲盜匪。不稍寬貸。則懲一警百。又誰敢犯。復指費朗之屍而言曰。法官謂警探失職。而警探之保衛諸顯要。罔

弗唯力是視如不及。每一總長。必有幹練慧敏之便衣偵探四人。輪班隱相衛護。自費總長出席梭蓬萊學院。以至還寓。四探遙尾以從。迨既歸室。猶留二探。一在芬陀市街面。一在剛彭路。株守瞭望。以達天明。賈善瑪曰。守於外。何益。宜巡邏院落以內。哈法曰。吾曾請於費總長。總長以爲不必。力却而峻拒。我其奈之何。晚近怪案層出。誠如大法官言。我曷嘗不竭力以謀遏止之。無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質實以言。我近來固無時弗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人不我諒。我惟有解職歸田耳。雅德爾見二人羞惱成怒。反脣相稽。頗用不安。與辭曰。是間已無所需於我。容我歸去治所事。……其時賴華雷已在費朗治事之室。疊連發電。以費朗噩耗。報知費親知故舊。雅德爾別賈瑪二人出室時。遇有一青年漢子。匆匆而來。若急待探知費死真象者。丰儀亦頗華貴。欠身讓雅德爾外出。逡前叩關求進。哈法啓扉覘視。厲色詰曰。爾何自來。詣此何事。漢子曰。哈探長恕我。我章萊安也。哈法聆言。識其人蓋喪儀事務

所 (La Société Anonyme des Pompes Funèbres 譯者按即北京之所謂槨房備儀仗執事爲閩人出殯治喪之用) 副經理也。其人爲世家子弟。襲有侯封。與巴黎上流社會人交往頗密。哈法方恚悒無俚。見章萊安。訝曰。爾已聞悉費公死耗耶。……噩耗已傳遍巴黎耶。……此時尙非爾可漏迹躡入之際。今且退。……言未及竟。賴華雷忽趨語哈法曰。吾宜以噩耗報國務院及總統府。但二者何先。哈法聳肩作不屑之容曰。我何知者。章萊安雖爲哈法所阻。莫由進內室。猶未退去。聆言半推門扉。掩身而入。應賴華雷曰。可先報知總統府。語際。趁哈法不之注意。躡步疾進。立窗前帷幙之次。免遭驅逐。哈法亦不之顧。賈善瑪頽坐巨椅之上。蹙額沉吟。忽颯聲曰。似宜報知費君家族。費君有親屬乎。寓居何所。哈法領首。以賈善瑪之言爲可。賴華雷曰。某於費公。誼屬友好。而所知於公者。但悉公爲穆西蕩 (Musidan) 地方選出之議員。穆西蕩在多爾多 (Dordogne) 公未婚。無子女。如是而已。至有無手

足。父母存不。均所弗知。又何由通報。哈法高聲呼白福。白福應聲進。哈法曰。取繙紳錄授我。白福曰。是問無此物。何從取以奉呈。哈法曰。趣往求之。我需用孔亟。韋萊安率帷而出曰。諸公容我進一言乎。哈法怒曰。此人何由故故擾我。賈善瑪則囑韋萊安言之。韋萊安曰。據某所知。費公今惟存老母。老夫人居多爾多省之穆西蕩家鄉。我有詳細地址。可查照通告。賴華雷取草書字條。就書案草草撰電稿。韋萊安趨前語之曰。願公恕我。公撰電稿拍發。不虞過事張皇。將兇人戕官之事。一霎傳遍四境耶。賴華雷曰。舍此尙復何策。苟遣法部信差。急足走告。則一日半日之內。費老夫人或於報端先得消息。又何可者。韋萊安曰。苟許我一効棉薄者。我可在此案發德律風。詔裴利格 (Perrin) 分所執事。駕汽車赴穆西蕩。則一小時內。此訊可達費老夫人前已。室衆聆言。咸以爲可。韋萊安遂自室中發德律風。諭分所執事。辦理種切。哈法於時。蹀躞室中。如入檻之野獸。怒躁不知所可。默付晨間七時。接奉電告。

立即奔臨芬陀市。勘驗種切。多方鞫訊。搜遍屋宇。初無迹兆。可資探訪。但於書案簡牘叢中。發見白紙條多枚。一書有「壹伯萬」字樣。與國務總理所得樊德摩斯索詐之函語隱合。不禁錯愕。准此。則費朗之死。似樊所殺。然樊德摩斯數月之前。已被拘繫在獄。外間何得更有樊德摩斯事變詭奇。不勝惶替。思未已。白福忽進。詰哈法曰。費公遺骸。敢問以何爲殮。殮以常服。抑以大禮服。請議示奴子。俾爲衣着。以待棺殮。哈法愕眙。不知所對。怒目而睨白福。瞋其冒昧進言。擾亂思緒。韋萊安細語責白福曰。毋以瑣屑末節。擾哈探長。有所欲詢。儘以問我。我於殮葬之事。所知較詳。語時。乘人不覺。潛以二十法郎之金幣一枚。納白福手中。白福退治所事。韋萊安復語賴華雷曰。公得無已通告國務總理。此老約何時可來。賴華雷曰。我何知者。十分鐘內……半句鐘內。或可蒞臨。詰此何意。韋萊安曰。無他。此特弔喪者秩序先後問題耳。國務總理與費公。友好素篤。聞耗必親自命駕前來。簽到之簿。似不宜有人署名在

現任國務總理之前。公素明察。當已早鑒及此。我乃饒舌。願公恕我。賴華雷曰。我心亂如麻。曾未計料及此。賴華雷之言慙也。樹倒猢猻散。今古同慨。費朗一死。凡所提拔之人。蔑不有官守搖動之憂。官吏保障條例。雖載在法憲。而新貴顯達之能遵守法網者。究有幾人。不植黨營私。不能鞏固官階祿位。國無論君主民主。官人之醉心利祿一也。費朗而死。自總務廳廳長以下。凡昔日之恃費爲奧援者。一一憂懼。心亂如麻者。固不僅賴華雷一人也。費朗死耗。雖未傳及民間。而閣府部院。知者已不乏人。聞訊奔至。刺探消息者。漸集漸衆。尤以司法部員司爲多。大凡天地間事。愈不欲人之速知者。而人之知之也。愈以速。防人之口。甚於防川。以官中聞訊者之多。以巴黎報界消息之靈敏。一經洩漏。一經傳播。疇能禁不令知。故未及晌午。各大報紙之號外。已一一叫賣於街市之上。京報晨刊叫賣之聲。尤聲聲透入費朗臥闕之前諸人耳鼓。哈法急欲知報端所載云何。立命人購取一紙。展而覽焉。賈善瑪

立哈法身後。見載上潑巨墨刊題文曰。

司法總長被刺……死。

其下故作驚人之筆曰。

果能捉得樊德摩斯否耶？

賈善瑪冷語諷哈法曰。此言蓋對偵探長而發也。哈法噤不語。匆匆閱報端所載關於費朗身死之訊。初無所異。讀至將近終篇之際。忽有奇文曰。

……接大西洋無線電。〔羅瀾〕海船 (Steamer la

Lorraine) 搭客中。有新大陸著名偵探湯豹。自紐

約破萬里浪。首途來法蘭西。將自哈佛 (Le Havre)

登岸。易車過來巴黎。湯氏此來。蓋震於我國劇盜樊

德摩斯之兇悍狡黠。謂當竭其才智。助我警探。逮捕

樊德摩斯。有犧牲一切。務必繫之而後已之決心云。

……

其下京報記者。弄筆爲諷諛之辭曰。

敵報敬代表國民。祝湯氏之能得心應手。唯是湯氏

茲來。果能捉得樊德摩斯否耶……

賈善瑪哈法讀報及此。相顧愕然。久久無語。韋萊安忽驕言曰。大法官。句費公爲法界領袖。今以嚴懲盜匪之故。死於賊寇。爲國捐軀。宜享國祭。似宜停止訴訟一日。以誌哀悼。不審公以吾言爲何如。賈善瑪曰。於理宜然。我昏憤乃遽忘此。……但應如何措詞請准府院。而諭百僚。……韋萊安不待其言之竟而應曰。公儘以之委屬我。我能爲公理之。不辱使命。二人語際。哈法喃喃自言曰。湯豹……湯豹……反覆誦湯豹之名不止。賈善瑪離韋萊安而語哈法曰。君信報端所載湯豹。果有其人耶。吾則以爲荒誕不經。報社記者。故以諷弄警探者耳。哈法曰。湯豹信有其人。

且爲紐約偵探界之巨擘。吾素有所聞。但不虞其遽能跨海而來巴黎耳。賈善瑪淺陋以戲哈法曰。探長。假令湯豹此來。而有以拘繫樊德摩斯。則君句語及此。故故茹辭弗吐。哈法聳肩無言。舉步離賈善瑪而去。恨恨曰。渠來又復奚用。來亦徒惹人笑嗤耳。謂余不信。請觀其來後……言未及畢。詎然遽止。蓋其時。適有人推扉而進。應哈法曰。君豈指我而言耶。哈法駭悚萬狀。立面來者。聲折爲禮。而辯曰。總理恕我。我何敢妄議揆席。來者非他。蓋孟烈也。此時適當上午十鐘又十五分！……

留——（第一卷完）（全集未完）



COLGATE'S

絲帶牌牙膏

質優氣香護牙妙品常用
 可使永無牙患潔白健全
 愛護齒牙者請即購用
 上海四川路二十九號任博洋行總經理



美國
 珂路綽公司製造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胭脂虎

聞 誠譯

第一章

獸戲院內人已擠滿了，看的人都是平聲息氣的，就如中了魔的一般，靜等着看那驚人特技。這獸戲是初到這城，所以看客極其擁擠。這時正是晚戲演得上緊的時候。演圈的正中有一個大鐵籠，四週圍以粗鐵欄杆，極其堅固，雖盡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將這鐵籠衝破。這圈中不得有這堅固的鐵籠，因為裏面關着四隻猛虎。一分鐘前這些虎還是野性難馴的在籠內亂轉，想尋漏綻逃逸。這些虎當中卻立着一個人，就是那大名鼎鼎，綽號胭脂

虎的賴拂雲，那些虎都怕伊，不敢不聽伊的吩咐。拂雲苗條身材，修短合中。眉目間含有英氣，卻又嬌媚動人。伊手中高舉皮鞭，面色嚴若冰霜，有凜然莫犯的神氣。正在指揮那些虎演各種戲法的時候，伊的臉色忽然改變。那嬌媚的神態一變而為殺氣騰騰的臉色。伊立在那些猛虎當中，一時手脚疲軟，手中的皮鞭垂在地下，似乎有幾千重，力不能舉的樣子。拂雲是有名的胭脂虎，今日忽然的變了常態，四肢無力，難道是因馭虎過耗精力，至使元神失守麼？那虎中最強最猛的已漸逼近伊，兩隻前爪爬在地下。後尾搖搖舉起，有預備向伊撲來的形勢。伊立在那

裏就如出神一般，不知道性命已在呼吸之間。正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伊忽然的覺悟了自己的危險，於是向那虎逼近一步，將手中的皮鞭一揮，嘩然一聲如同槍響，兩眼眼光閃閃，厲聲喝道：「退後去！——你好大的胆！——敢在我面前撒野！——退後去！——聽見了沒有！」那隻猛虎若要撕碎伊，甚不費力。可是聽得皮鞭一響，被伊一喝，竟拖尾垂頭的退去，如同被叱的狗一般。其餘的三隻猛虎蹲在那裏，連動也不敢一動。伊怒着兩眼釘在四隻猛虎身上，一步一步的向籠門退去。正退到籠門口，已有一個人，武士裝束，手中拿着一根鐵棍，拼命的跑進演圈來，把籠門開開，放出拂雲來。這武士名叫米藍露。拂雲出來，輕輕的說了一聲「謝謝」，恐怕除了米藍露之外，沒有第二個人，聽得伊說些甚麼。米藍露問道：「你是怎麼的？」拂雲的臉色稍霽，忽又一轉，依舊嚴冷逼人，並不回答他的問子。他們倆走出戲篷後面，正碰見出名的武旦潘瑞蓮。拂雲恨恨地看了伊一眼，一言不發的轉身去了，

單撇下瑞蓮和藍露二人在那裏情話依依。

因着藍露是瑞蓮的情人，所以拂雲纔出了岔子。因爲拂雲也極愛藍露。當瑞蓮還沒有到這班子裏來的時候，拂雲對於藍露的熱情已到了最高度，看藍露不啻自己的囊中物。忽一旦跑來這麼一個美若天仙的潘瑞蓮，平地將據爲己有的情人奪去，能不教人痛恨切骨麼？況且瑞蓮的父親，是著名天不收，地不管的下流胚，是從家裏趕出來的。所以瑞蓮也是一個沒有受家教的女子，藍露竟能愛上了伊，不久就要娶伊做妻子。這豈不是更令人氣憤不過麼？今日正在演藝的時候，忽見藍露和瑞蓮立在一處。眉開眼笑的談話。不覺引起自己往日和藍露相戀愛的情景，今日竟被他人所有，一時怒從心起，竟忘其所以，幾乎連性命都送了。

拂雲獨自想道：「這完全是瑞蓮的錯處，我真恨伊！可是伊還沒有做他的妻子。現放着我在這裏，伊必定永不能遂願！」拂雲雖是聰明，手段高強，伊自知要得藍露回

心，比馴虎猶難。可是第二日，似覺有機可乘。瑞蓮接到一封信。這信是從某律士團來的，尋了好久纔尋見伊。信中說伊父親是世家望族的子弟，因不遵父命，被逐出來的。伊父親現在已經死了，家中的人願意承認伊——同享受家中的財富——可是伊須遵守一個條件。這條件就是伊須永與獸戲脫離關係，凡是獸戲園中的人，都永不與他們來往。伊若遵守這條件，自然須和藍露斷絕愛情。

第二章

有許多人以為因着財富斷絕愛情，算不了一回事。所以拂雲聽說瑞蓮接了這封信，以為伊必要捨却藍露去求富貴榮華。這獸戲園中必永不見伊的面，藍露必漸漸的忘却伊，拂雲就可趁機劫奪他的愛了。拂雲越想越高興，就如藍露已經是伊的一樣。可是伊的高興如過眼烟雲，一霎工夫就消滅了。因為瑞蓮接到這信，不禁哈哈大笑，滿不在意，說道：「這好像我是賤賣愛情的人！」伊說

着不禁大怒，把那信扯得粉碎，往地上一拋，說道：「這就是我的答復！」拂雲道：「你真是一個小傻子！像這樣的機會不能再得！多少女的想都想不到。你說你不願意拋棄愛情，可是你得知道你若是沒有錢，該有多少人愛你！」

拂雲不覺大失所望，伊心中着實難受。又氣又恨，那一股醋意簡直要逼得伊發瘋。心想自有生以來，也沒有過這樣的一敗塗地，眼見自己口中一塊肉，竟被別人奪去。伊一頭想，一頭走，不覺走進虎圈的帳篷內。伊立在虎圈前，看着那些虎不安的情狀，忽然計上心來。伊自己也不覺打了一個寒噤。若是這計得成，今晚十一點鐘時就可戰勝瑞蓮。

數分鐘後，笑面狐狄雷遇見拂雲，見伊如花的臉貌上，罩着一層殺氣，令人見着胆寒，立刻躲過了。

當晚在夜戲還未開首以前，拂雲把瑞蓮喊過一邊，輕輕的說道：「藍露有樁事，今晚我必得告訴你。可是你不能讓別人知道。」瑞蓮訝問道：「為甚麼必得今晚不能

讓別人知道爲甚麼不能現在告訴我？」拂雲答道：「因爲我不要再有別人知道我告訴你甚麼話。今晚等人統散了以後，我在那大帳篷內等你。」瑞蓮看見拂雲說話的時候，臉上帶着一股殺氣，不覺倒退一步，心中猶疑，不敢答應。停了一會，答道：「我不願意去會你，我知道你不是異同我要好，你沒有真話告訴我。」拂雲道：「不要忒相信你自己了。你若聽我告訴了你，你纔知道！藍露現在有一個大危險——這個大危險是你連夢都夢不到的。我現也不必多說，直等你今天晚上見我的時候，我纔告訴你——並且你不准告訴一個人。你難道不敢獨自見我麼？」瑞蓮道：「我不怕你！因着藍露的緣故——我今晚必見你！」

當晚瑞蓮守着他的應許。夜深的時候，瑞蓮從伊的睡車內溜出來，摸到大帳篷內。只見篷內點着幾盞半明不滅的燈，依舊是黑洞洞的。瑞蓮於是輕輕的喊了一聲拂雲，並不見有人回答。於是又喊了一聲。還是沒有回答。伊

只得立那裏靜等，正在不奈煩的時候。伊聽得一個微弱的聲息喊道：「瑞蓮，快來救我一命！」那聲音喊得甚急，似乎有命在傾刻一般。伊於是向那聲音趨去，竟來到那虎圈的帳篷內。伊心中不禁唵唵的亂跳，覺得有一點害怕。

篷內掛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燈，照見虎籠內輪着一個人，面貌一時看不清楚，那身形却是拂雲無疑。拂雲後面蹲着四隻猛虎，有趁機待躍的形勢。瑞蓮見這情景，嚇得面如死灰，兩手緊抓住鐵欄，身子就如僵了一般。心中想道：「難道拂雲已經死了麼？」伊正在疑惑不定的時候，只聽得拂雲有聲沒氣的道：「快救救我！我——我遇了險，動不得，須有人扶我纔能動。我——我想那些虎一時還不敢動。你得快一點兒，不然就來不及了！快一點將籠門打開，把……」拂雲的話還未完，就不能出聲了。瑞蓮知道拂雲是伊的情敵，常欲害伊，可是現在眼見得伊命在呼吸之間，瑞蓮那來工夫去記仇恨，豈有見死不救的

道理。伊於是大着膽，奮不顧身的把籠門打開，一眼看見那四隻猛虎蹲在黑影裏，愈覺猙獰可畏。可是這時也顧不得了，鼓起勇氣，進了籠門，俯身去扶拂雲。說時遲，那時快，拂雲已一躍出了籠門，把瑞蓮竟關在籠內。拂雲揚揚得意的輕聲道：「瑞蓮，你現在還是要做貴婦，把藍露讓我，還是要做虎口的食物？」

第三章

拂雲說話的聲音極細，若不是在這夜深人靜，萬籟無聲的時候，瑞蓮恐怕還聽不出伊是說些甚麼。瑞蓮見伊立在籠外，並沒有絲毫損傷，知道自己已受給。拂雲其所忍心做這險事，是因為醋心太重，以至氣暈了，不知道自己做的甚麼事。以為借此可以恐嚇瑞蓮，逼伊不嫁藍露。瑞蓮雖然身處險地，臉上驚得沒有一點血色，可是心中還是明白。伊立在籠中，兩眼釘住那四隻虎，攢着雙拳，動也不敢一動。因為伊知道，伊若是一動，顯出懼怕的

樣子，或是一喊救命，那虎就要一躍而前，把伊扯得粉碎。拂雲見瑞蓮也不動，也不聲響，復問道：「你聽見我的話沒有？為甚麼不答應我？你不怕麼？你知道是我站在這裏所以虎不敢動，若是我一走，這些虎就要喫你。你只聽我的話，我就放你出來。並沒有別的，你只須答應我不要藍露，不再回到這獸戲院內，去做你的貴婦，我就放你出來。若不然，我就把你一個人丟在這籠內。」伊說完，作欲離的樣子。可是心中稍覺不忍見這花容月貌的情敵，竟被惡虎所摧殘。瑞蓮明知命在呼吸，也不以為意。況能為情死，何幸如之！於是雙手按在胸前，冷笑一聲，把頭搖了一搖。拂雲見伊這樣決裂，不禁怒起，把心一橫，轉身就走。伊剛剛轉身，還沒有動脚，就僵住了，因為伊聽見藍露手中拿一根鐵尺，立在伊的身後。

當瑞蓮進來的時候，笑面狐狄雷看見有一個黑影子一見，進了這小帳篷，他以為虎出岔子，所以跟來一看，只見拂雲把瑞蓮謊進籠內，不覺嚇得滿身亂抖，面無血色，

急忙就跑去找藍露，藍露聽說，隨手摸了一根鐵尺就趕來，正值拂雲要走。

藍露厲色怪聲的對拂雲道：「我以為你是一個正當女人！」拂雲知道伊將永遠沒有得他愛的機會了。羞得無地可容，恨不能立時鑽到地下去了。於是也不問瑞蓮的死活，竟一轉身跑了，那些虎不見了伊，就都動作起來。藍露仗着鐵尺，把籠門打開，鑽到瑞蓮前面。用身遮住瑞蓮，說道：「快跑！」瑞蓮於是轉身躍出籠來。跟着有一隻猛虎見瑞蓮躍出，也就由藍露脅旁竄出來，幾乎把藍露衝倒了。藍露纔立定脚步，忽聽見一聲大喊。藍露心中一驚，在這間不容髮的時候，又怕別的虎也跑出來，只得朝外一竄，幸得狄雷立在籠門口，隨手把門關上。

藍露嘶聲問道：「瑞蓮那裏去了？」狄雷這時已驚得來不能說話，只將手向大帳篷一指。藍露抖抖手中的鐵尺，就向大帳篷內趕去。只見暗中有一個黑影子倒在地

下，旁邊立着一個猛虎，舉起前爪要撕那黑影。正在這時，藍露覺得有人將他的手一拉，耳旁聽得有細聲說道：「是我——瑞蓮。我沒有受傷。那老虎大約是認錯了人，以為那是我。——不要向前去，恐怕虎要殺伊看我的！」伊說着已跑向前去。把自己一條花園巾拿在虎面前一晃，隨又轉身往回跑。那虎見有人撩撥它，就向前一躍，從瑞蓮後面趕來。那虎前爪剛剛落地，瑞蓮向旁邊一讓，藍露搶上前，趁勢一鐵尺打在虎額上，那虎往地上一倒，就暈過去了。藍露見瑞蓮這一副義俠心腸，能够捨命救自己的仇人，心中大喜。

拂雲雖逃脫了性命，可是貌已被虎傷。伊當晚就偷着離了這獸戲院，以後竟沒有人知道伊的下落。不久瑞蓮和藍露就成了婚。成婚的一夜，瑞蓮對藍露道：「我總不懊悔。我要永遠做一個獸戲院的武旦！」

(完)

詳註略語辭典

AN ANGLO-CHINESE DICTIONARY
OF ABBREVIATIONS AND
CONTRACTIONS

COMPILED BY H. Y. NIEH

Price, 80 cents

This dictionary aims to include all current abbreviations and contractions foun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is intended for the use of business men, office clerks, persons engaged in government services, as well as all students of English.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ation, the author has consulted a large number of authoritative works and modern commercial publications, among which may be mentioned Cordingley's "Commercial Terms, Phrases, and Abbreviations," Pitman's "Commercial Encyclopædia and Dictionary of Business," and "Business Terms, Phrases, and Abbreviations," Funk and Wagnalls' "The Standard Dictionary," and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The abbreviations are explained both in English and in Chinese. Copious notes have been added to explain the technicality and to illustrate the uses of the various abbreviated terms. The book is indeed indispensable to every one who uses the English language constant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PUBLISHERS

用世界上最完善之
「吉利保安剃刀」



自行修面

其利有四

簡便

修時祇須用真正之「吉利

刀片」加於「吉利保安剃

刀」上並用皂水潤面一過

即可自修器具扁小攜帶便

利隨時隨地可以使用

一經修剃立刻整潔舒快容

光煥發

安穩

用「吉利保安剃刀」修面能

使分外潔淨且無論何人均

能使用斷不損及皮膚

刀片堅利耐用每片可用數

十次不需磨礪每次所費極

微而時間之能經濟尤屬可

價廉

貴

上海廣東路二一號
香港雪廠街五號

買勒洋行
同益洋行

經理



他也是一個人

屏媽女士

買香烟的三五子，自從他爸爸死後，家裏委實窮得不像個樣子！三五子的母親，沒有法子想，只有叫他弄點香烟上街去賣賣；所幸他們只是母子兩個人，三五子每天也還能賺到三四百文到手，窮苦的日子，倒也混得過去。

茶館，酒店，澡堂子，大小火輪，這都是三五子天天必須惠臨的地方。這一天，三五子拎了香烟籃子，一腳踏進一家春樓上，瞥見迎面十四號房間裏，正坐了兩三個闊老，在那樣『五魁』『八馬』的瞎叫；那一陣陣地酒肉菜香，

從門帘旁邊飛奔出來，直向三五子鼻空中鑽去。三五子打了一個寒噤，趕忙嚥了一口唾沫，輕腳輕手掀開門帘，放低了聲音道：

「先生，要大炮台嗎？」

說着，兩隻眼睛烏溜溜的對着桌上碗裏亂轉。在中間那穿華絲葛夾袍子的大胖子，在他那個塞滿了鈔票皮夾子裏，摸了兩毛小洋，望他籃子裏一捧，三五子即忙恭恭敬敬的雙手遞上一盒大炮台，這才轉身出來，又嚥了一口唾沫，心裏想道：

「他也是一個人！」

不幸的三五子，自從那一天在一家春酒樓看見那

三個闊老氣派以後，便常常怨恨自己的命運的不幸。這

「他也是一個人」的疑問，便蟠據在他心裏，好歹不能解決。三五子有時手裏拿了一塊破鏡子，照着自己呆想：

「我三五子身體四肢，並沒有什麼和人差異的地方，——

就是皮膚雖然比他們黑些，這是因為我天天在外面風吹日晒的緣故，要是我穿得好，吃得好，和他們一樣，未必不變成雪白紅潤的；老天生人，原都是一律平等看待，只是各人培植的不同罷了……」說也好笑，三五子想到傷心的去處，還暗自流淚呢！

又一天，馬路上走着一大陣年青的女兒們，個個都生得嫵媚動人，恰巧三五子正拎了香烟籃子對面走來，不曉得他怎樣陡然又想到那「他也是一個人」的問題上去，儘管站在馬路上發怔，汽車遠遠的叫聲，他好像充

耳不聞似的，等到汽車開到了面前，想讓已來不及，撲咚一聲把三五子摔倒在地！

三五子在醫院裏住了有三個禮拜光景，僥倖把腿傷養好了；可是這二十一天當中，三五子沒有哪一天不睡在病牀上，做他的「金錢與美人」的好夢，海闊天空的想到「他也是一個人」的地步。啊！他真聰明！離了醫院一個多月，果然竟做到了！——不過三五子現在雖是穿的是絲綢，吃的是肥鮮，但他白日裏總不敢公然在街上行動，原來十一月六日某某街某公館的搶案，三五子也是其中之一啊！

五年之後的一個秋天，三五子爲犯了案，要受死刑的裁判，地點就在城外馬場上；這一次連他共是九個人，兵士把他們圍在中心，沒有同情心的人們，人山人海的來看熱鬧。三五子這幾年來，也快樂消遙够了，到了這時候，並不覺得難過和恐怕，嘴裏還唱着小調兒，表示他這



樣死，是很舒服的。在用刑前二十分鐘的時候，忽然人叢

裏走進來一個人，是個小商人的打扮，衣服也還清潔，手裏拿了一瓶酒，跑到三五子跪的地方，慘聲說道：

「三五子，多年沒有會面，想不到你弄成這個田地！

你還認識我麼？」

三五子一抬頭，認得是買洋糖稀飯的小六子，從前

在一塊做小生意，是很要好的。微笑道：

「六子，我怎的不認識你。你現在想必混得好了！我

的事不談罷，今天承你好意，還送點酒給我喝到底真是個朋友！」說着，把嘴湊到小六子手裏的酒瓶，一口氣喝

完，不覺想道：

「他也是一個人！」

(完)

在月臺上

起 八

在月臺上，一個女郎等伊的情人從火車上來。

一個浮滑少年故意挨上去握住伊的手。

女郎驚愕地回顧，「唉！我不認識你你什麼……」伊立刻縮去伊

的手。

「喲，恕我誤會，我起初以為是我的妻呢。」浮滑少年做出抱歉的

樣子。

「喂，原來如此！」女郎冷峻地回答，「先生不說出是誤會，我還當

是一個弄手在偷我的戒指呢！」



冰字

原名 (Frozen words).

Joseph Addison 著
龍光佛譯

我最嗜讀的書籍莫過於遊記，那些描寫遠地方的情形而不能被讀者看出破綻來的，我尤其喜歡，我們國內著名的滿德斐 (John Mandeville) 就是這樣的一位著作家，因為他胡說的本事極好；信手拈來總是描寫得天花亂墜的。除了滿先生以外，我就要首推彭鐸 (Mendez Pinto) 了，他是一個思想敏捷而又富於冒險性的人，諸君若讀了這兩位大著作家的遊記，必定要十分驚嘆其才的，因為他倆的著作都是載的一些奇異的事蹟，用活潑的一枝筆描寫出來的。

我有一次偶然得着這兩位先生的幾頁日記，這日記上面所敘的事蹟比他們曾經發表過的文章還要奇

異的有趣；若非他們十分的證明過，這些事情幾乎不能令人相信是真的。我想這兩位聰明的著作家所以不把這幾頁日記和其餘的文章一同發表，也許是恐怕被人目為無稽之談的原故。

我現在這篇文章就是從滿先生的日記中錄出來的一段，在這段日記中這位博學有名的爵士描寫他在羅瓦占布魯 (Nova Zembla) 的時候，口中說出來的話竟會在空氣中凝結住了，但後來又溶化了，那地方氣候之冷可想而知。現在我把日記中的大意譯之如下。

我們給一巨浪漂流到緯度七十三度的一個地方，只有我所乘的一隻船和一隻荷蘭人的船，還有一隻法

國人的船安安穩穩的進了羅瓦占布魯的一條小港。進港後，我們捨舟登陸以便修理船隻並且可以作食充飢。各船上的水手都在岸上相距不遠的地方用草皮和樹木，各蓋了一個小小的茅棚以禦嚴寒。此地的氣候之寒真是出人意料之外，我們各人相距不過兩尺遠近，而我們談話之際，各人所說的話竟會無形的消滅了。弄到你聽不見我的話，我聽不見你的話；甚至坐在火爐旁邊講的話也是如此。我猜了半晌纔猜到我們所說出來的話是在未傳入聽者的耳朵時就在空氣中凝結住了。我現在回想那時我們點頭，張口，談話而又一些兒不能聽到的一種情形真是有趣呢。那種情形恰像一個船夫在離岸遠遠的地方，伸長了他的脖子，指手畫腳的招呼搭客，但是憑他喉嚨都喊破了，仍是無濟於事的。

我們在這寂寞的生活中過了三禮拜之久。未幾忽然風勢一轉，我們這地方的空氣就漸漸的溶化起來了。我們這小小的茅棚之中頓覺充滿了一種很乾燥的斷

斷續續的聲浪，後來我纔知道這種聲浪就是字母中的子音在我們頭上破裂而成的，並且這種聲浪之中又時時夾了一陣清細如蛇鳴的……嘶……嘶……之聲，這個聲音大約就是從S字母中發出來的，因為英國人說話總是常常帶着S的。不久我又聽得一陣如耳語的……嚶……嚶……之聲，從我的耳邊經過；却原來是一種很輕微而柔滑的物質在這溫和的風中溶化了。繼着這個聲音又是一陣拼音時所發出的半字元音，和許多短句子的聲音，最後纔發出成句的聲音來。這些字和句子在空氣中溶化的速度大約是看牠們凝結的堅固與否而定；若是凝結得非常堅固的就溶化的慢些，反是就溶化的快些；所以我們在前三個寂寞的禮拜中所說的許多話，現在一齊跑入我們的耳鼓來了。那時正值黎明的時候，我忽然聽得有人喊着「滿先生！現在已是半夜了，船上的水手們也該睡覺了。」我知道這是一個舵夫的聲音，雖然我以前不能聽出他說的什麼，但我回憶起來

還記得是幾天以前他向我說的話。讀這篇文章的諸君！你們試想想那時這些水手是何等的驚奇哩，只聽見各人談話的聲音，沒有看見一個人動過他的嘴唇。正奇怪時忽然一陣很粗澀的詛罵聲如放排槍一般的響了許久，使我們都驚奇的了不得，我知道這是一個水手頭目的聲音；他是一個極暴躁的人，因為我會經責備他幾次，所以他就乘我們不能聽話的機會把我痛痛的大罵了一場；但後來我在船上會着他時，卻並不因此介意於他。未幾這些嘈雜的聲音都化爲烏有了，我便提議去拜訪那些荷蘭人，他們就住在離我們里許的一個鄉村裏的；但我口中雖如此說，我心中仍恐怕沒有人能夠聽見我所說的話。這時我船上的一些水手們也正和我一樣的懷着一個鬼胎恐怕沒有人能夠聽到他們所說的話，不過當他們聽了我這個提議後都非常的高興，因爲知道他們的聽覺已居然恢復了。

在離我們的茅棚約有半里路遠的地方，忽聽得一

個熊的呻吟之聲；我們起初聽了很覺詫異，但後來有個同伴告訴我們這還是兩禮拜前結冰的時候在此地殺死的一個熊遺留下來的聲音，牠的肉現在也早已醃好了。再走前去在離此地不遠的地方，我們又聽了許多死狐遺留下來的猖獗之聲和嗥叫之聲。

走了一會，我們到了那些荷蘭人住的地方了；我們剛剛走進門裏就覺得他們的屋內充滿了悲嘆的聲音和許多發音不正確的嘈雜之聲。我的僕人是個愛耳蘭人，他聽了這種種的聲音真是怒不可遏，拔出長劍在空中舞了一陣；但是一無所中。我們幾乎被這些嘈雜的聲音鬧昏了，直聽了半點鐘之久還不曾聽出一個完全的字來；我想這種聲音定是一種粗澀而且堅硬的語言中發出來的；這種語言在空氣中溶化起來，必較我們的語言爲慢，須經過一個長的時間纔能發出聲音來。

我們拜訪荷蘭人後，便向法人的茅棚走去，他們正在那裏高談闊論的吵鬧不休，像是要補償他們前三禮

拜中寂寞似的，直比他們國內一個會場上的聲音還要嘈雜的利害，至於他們在結冰時所說的話，這時也漸漸的溶化，分解了。

我現在知道我以前的一個錯誤了；我起初誤以為聲音凝結的原故是被我們的呼吸包住而保藏起了，直等我聽了一種琴聲在我們的頭上悠揚婉轉，我纔知道

這個猜想是不對的。我於是詢問這琴聲的由來；有一個同伴告訴我說假使空氣中的溶化繼續着進行，這個琴聲可以保留一個多禮拜之久。他說：「因為當我們的說話權被奪的時候，我們便公請了一位攜有樂器的同伴，替我們終日的奏樂；在奏樂的時候我們就從事跳舞，以解煩悶而消磨歲月。」

(完)

金剛石之談話

悔初

金剛石決非如其他金屬之大塊，亦不含鑛物於其中。蓋拾諸地中細小而無光輝者，或掘諸硬岩中者，大抵細於米粒，已十分大矣。

最近世界第一大金剛石，為南阿非利加柏來西亞坑中所出者，高二寸二分五釐，闊二寸五分，由阿非利加送入英倫，保險金已費二百五十萬元。此大金剛石獻於愛德華七世，嗣後送往荷蘭雕琢，嵌入外印度所出著名之珍珠。大者九顆，小者九十六顆。

世界價值最高貴者，首推金剛石。然自 Radium 發明後，金剛石已屈伏於其足下。雖極大之金剛石，亦不過一格蘭姆，約值四萬元而已。Radium 之純粹者，一瓦可值八十萬或五十萬，以至於十倍以上云。



三 續 猿 虎 記 (續前)

天 游

第三回 讀遺書海濱診毒計 獲巨鹿林表悔雄輝

太山慢慢拆開水手給他的那封信來，讀了一遍。起初悲憤過度，竟有些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後來忽然驚醒過來。仔細一看，纔明白那些奸黨的用意。只見上面寫着：

汝見此函，當知余對於汝父子，用心之周密。汝生於猿類之中，向爲裸體之人猿，是以仍去汝衣服，置諸森林。汝子出身高出汝上，進化而爲人類。汝雖一獸，汝子則應按照進化原則，進而爲人。余本可殺汝以報前仇，嗣念汝積惡已多，僅僅殺汝，尙不足以蔽辜。且不足使汝知汝子處境之危，而生悲痛。是以放汝荒島之中，既不能重回大陸，拯救汝子；知汝子今後處境，於愁苦中度日。汝窘余過甚，此特一部份之報復耳。

陸毅甫白

再者，其剩餘之報復，即將加諸汝妻之身。若何入手，其細思之。

太山讀畢，忽聞身後有些異響。驟然一驚，把他人猿的靈機，恢復過來。像負隅之獸似的，旋身過去一看。正見一只巨猿，向他背後撲來。論起太山來呢，數年前也曾任猿類中稱過雄長，他生長之區，猿類中很有勇名，結婚以後，烏齊禮采地，幅員既廣，間亦出來游獵。獅虎鹿豕，時有所獲。唯視巨猿則若昆季。今忽無衣無褐，在這荒島中爲巨猿所襲。深知巨猿力強，徒手相搏，亦頗憚憚。

不過事機已迫，無可避免。並且從那只撲來的巨猿肩上，向森林中看去。隱隱還有他許多同類。知道猿類性情，是向來一窩蜂的。並不拿以多勝少為可恥。這只猿來動手，

那些同類也負着攻守同盟義務，要

來幫打。若不顯些手段，降伏這第一

只，不多一回，給他們圍將上來，準是

個死。正想動手，那只巨猿，已經咆哮

一聲，向他撲來。若照前幾年的太山，

早就迎上去同他廝併，現在入了文

明社會，學會了許多取巧方法。以智

取勝，為森林中獸類所不知的。見他

來勢凶猛，向邊頭一閃。等他身臨切

近，握起右拳，用力向他腹部一拳。他

長號一聲，身子向前一栽，跌在地上。

又氣又痛，正想縱起來。不料太山已經趕來，將他按住。立

刻一人一猿，廝打起來。這一打，把太山英國貴族一些威

儀，完全打去。從新又恢復了數年前，母猿卡拉養子，雄長森林美猴王太山的驍勇。張開利齒，向巨猿頸後咬去。想咬斷他的頸子。巨猿竭力撐開，也用牙來咬太山。給太山

不是用鐵腕將他頭抵住；就是握着

拳頭，向他猙獰可怕的臉上打去。一

拳過去，震得地皮山響。那些巨猿的

同類，慢慢圍過來觀看。覺得他們打

法非常新穎，不認識同他們王爺打

架的白猴，從何處來的。他們的王爺

向來很勇敢有力的，為什麼給這只

白猴按住，又輾動不來。見太山一口

咬下他們王爺一塊毛茸茸的皮來，

或是王爺咬下一條白猴沒有毛的

皮來，都歡呼踴躍。不多一回，太山已

將巨猿的背心緊緊按住。一用力，脅下的筋，根根脹起。把

那只巨猿，按得四肢無力，悲呼起來。太山在訪求人類之



張開利齒向巨猿頸咬去

前，曾用這個方法，收拾都谷（見野人記）那時是從無意中得來，此時却有心摹倣。果然不上半小時，圍着的巨猿，聽見他們王爺狂吼一聲。就在那

個吼聲中，太山一手按住他的背心，一手勾住他頸子，向上一用力。

只聽見一聲響亮，同大風吹斷一個巨枝似的，巨猿頸骨已斷。一顆腦袋，向後一仰，倒在背上。呼聲頓絕，已經死了。那些巨猿，見他們王爺這個形狀，很是不解。後來看見太山放了手站起來，他們王爺還是不動。太山用一脚踏住巨猿仰天長嘯。這正是巨猿們向來佔了勝利的表示。他們纔明白王爺是

死了。太山這一聲長嘯，嚇得小猴們啼聲頓住。深林獅豹聽了，却也以吼聲相報。太山嘯畢，低下頭來。環顧諸巨猿，

含着挑戰之意。此時他的舊習慣又來了，把頭洒了一洒。這個習慣，還是從前在森林中得來。那時頭髮很長，披在



走近了幾步，欲開巨猿，露出利齒

他本心，他也並不願意再做這種似人非人的猿王。做了猿王，也決無好處。當時他若想到這個，儘那些巨猿散去。

腦後，時時要向前散來。在緊要時節，恐怕頭髮散過來，常常先把頭一洒，再行同人決鬥。太山挑戰，也有他的用意。從前他在森林中，常常有別處之猿，同太山的猿王爭奪王位。先殺猿王，再同猿王部屬決鬥。再勝一次，纔可繼承王位。目前既已殺了一個猿王，這些巨猿中有想做猿王的，必定要來決鬥。與其讓他來挑戰，不如先發制人的好。這也是太山好勝心盛所致。問

到清淨去處，他們也會自己打起來，爭奪這個王位的。現在給太山一激，果然猴叢中擠出一個精力強壯的少年巨猿來。很大膽的走近了幾步。掀開巨唇，露出利齒。咽喉中低低發出一種洪怒之聲。太山只留心他的舉動。身子却站得像石像一般，動也不動。他知道若是自己退後一步，一定招他前來追趕。走前一步，也是如此。若是遇見膽小些的，說不定還要退縮下去。不如靜靜站着，以逸待勞，等他進攻之時，再行設法破他。照他猿類決鬥公例，向來挑戰之人，必得繞着那目的物，走幾個轉身。覓便進攻。果然這只巨猿，也是如此。他以爲必可以趁太山不防備，撲將上去，咬他個半死。不料他在那裏走，太山在中間也跟着他轉。目光閃閃，不放鬆他。太山對於這只巨猿，非常愛他。那猿生得身材非常高大。後腿雖是彎彎的，也有七尺多高。知道他雖還沒有傾覆前王王位之心，以後却難保他沒有這個壯志。前爪很長，站直起來，幾可及地。牙齒長而且銳。同他兒時那些舊侶，不同之點很多。在初見這許

多巨猿之時，還希望是從前舊侶。現在纔知道是另一種族。只不知言語是否相同。想試他一試。趁他還沒有進攻之時，操着喀卻克（太山兒時同處猿類之名）語言問道：「你是何人，敢來威脅我人猿太山？」那巨猿聽見太山的話。不覺一驚。答道：「我叫亞克德。這幾個字講得清清楚楚。同喀卻克話一般無二。亞克德接着道：『莫賴克已死。我就是王。你走就饒你。不然就殺你。』太山道：『我殺莫賴克非常容易。諒來你也看見。我要做王，我也可以殺你。只是我人猿太山並不想做你亞克德種族之王。只想平平安安，在此地住些日子。我同你不妨做個朋友。互相幫助着過日子。你意下如何？』亞克德道：『你要殺我，是殺不到的。種族中沒有最勇敢似我的。我早就想做王。你不殺莫賴克，我也要殺他的。』他講話之時，稍一失於檢點，太山直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前爪，把他向後一旋，望他背上直蹣上去。亞克德沒有提防，給太山蹣倒地下。太山失了重心，也向地上撲去。虧得下去之時，正壓亞克德背上。

趕緊踏穩脚步，把亞克德也像收拾莫賴克一般，收拾起來。不過他深愛亞克德，知道收服了他，可以得他臂助。所以到適宜之時，佈着他

低低咆哮一聲，慢慢向那些同類走去。脚下走着，目光却把他們一個個看着。向大眾挑戰。很怕他吃了這個大虧，

耳朵，低低的道：「喀古

別人要瞧不起他。誰知

達！」這三個字，就是猿

大眾因他驍勇，向來已經很欽佩他，久有擁戴

語中你降否的意思。亞

之心。目前又聽了太山的宣言，怎敢再生反側。

克德想起莫賴克臨死

因此見他上前，一個個

時頸間所發巨響，不覺

向後退縮。亞古德追着

打了個寒噤。只不肯拋

大眾，向森林中去升座

棄王位，所以掙扎着還

受賀去了。海邊只扔下

想脫身。不料背心上重

一個太山。太山同莫賴

量忽加，頸上痛不可忍。

克爭鬥時，很受了些傷，

沒法想，只得投降。太山

也覺得痠痛。不過他生長森林之中，這種血肉相搏，是森

把手一鬆道：「亞克德你不妨還是做你的王。我人猿太

林生物常有的。這種傷也不算什麼。太山既重返森林，也

山是不願做王的。若是有人同你為難。我可以助你同他

決鬥。」說着站起。亞克德也慢慢站起來，把頭洒了酒，又

決鬥。」說着站起。亞克德也慢慢站起來，把頭洒了酒，又

不以為意。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找一種軍器。可以供戰爭



亞克德沒有提防給太山倒地下

自衛之用。方纔自己受傷，也是爲沒有軍器使然。受了這種教訓，怎肯再行大意。並且森林之中，遠遠還有些獅吼，同虎豹呼嘯之聲。知道要圖生存，非有防身器械不可。既經重理舊日生涯，則此後光陰，就日日在生存競爭之中。主意已定。在海灘上給他找到了一塊很鋒利的燧石。細心磨礪，將他磨成一尺長二分五厚的一把石刃。在手中攪了一攪，估量過去，用他同沒有軍器的獸類戰爭，儘足敷用。拿着石刃，走進森林。找着一株倒下来的枯樹。仔細檢查，知道是一種硬木。從枯樹上，扳下一株很直的長枝。用石刃將一頭削尖，又用石刃將樹幹上鑿了一個窟窿。然後拾了些枯樹皮，碎成細屑，放入窟窿之中。把那有尖頭的長枝，插入。雙手挾住長枝，一陣亂搓。搓不多時，窟窿冒出一縷煙來。再隔一回，枯樹皮碎屑，已經生火。太山又拾了不少枯枝，覆上去。燃燒起來，種起一個很旺的火。然後把石刃放在火中，燒得很熱。取出來，用水蘸着。水濕之處，石刃原質中的脆質，漸漸消失。刃口也鋒利起來。又選

了一種良材，做了刃柄。石刃成功，本想再製弓箭同大頭巨棍，後來因爲造那石刃，功夫很大。就在溪邊一株高樹之上，用棕葉做了屋頂，在樹上結了一個足以容膝的小巢。一切停妥，日已西沈。纔記起腹中有些飢餓。循着溪邊向上去。找到一所羣獸飲水之處。從溪邊泥土上足印看來，爲數不少。太山爬上樹去候着。那時若不是記挂着妻子，却也非常快樂。不過方寸中雖是有些戚戚，從小訓練出來的機警，却一些不因有了心事，遲鈍起來。也決不因在文明社會中住了三年，有什麼改變。他目前這個狀態，若是給倫敦貴族院中同僚見了。不知要怎樣吃驚哩。他靜靜在羣獸往來通路樹葉中藏着。專候他想吃之物，自己跑來。他纔把身子站穩。湊巧有只鹿從森林中出來飲水。不過那只鹿後面，隱隱還有一種足音。聲音很輕。那只鹿雖是一些沒有知道，太山却已聽得。相距幾百碼。雖然聽不清是獅是虎，知道必是跟着鹿下來，想吃他的。太山恐怕這只鹿給他搶去。很希望鹿跑快一些。他在那裏想，

那只鹿也聽見後面有東西追來。在路上頓了一頓，渾身

樹枝上去，獅子已經撲來。虧得手脚靈敏，險些給獅子抓

打戰，脚步一緊，想搶過這條淺溪。逃過溪去。不料百碼以外，獅子已在那裏走來。太山看得清楚，趁那只鹿還未入獅口，等他跑過樹下，縱身落下。知道事機稍縱即逝，若不從速，不但今夜必致枵腹，還怕陷身獅口。因此覷得清切，一落下去，正落在鹿背上。用力一壓，把鹿按住。雙手摺住鹿角，輕輕把他的頭一旋。吭嚓一聲，頭骨已斷。那時獅子看見，大吼一聲，箭一般飛過來。想同太山爭奪。太山不等他逼近，把那只死鹿向背上一抗，用利齒咬住他的一只前腿，向樹上縱去。他剛拉住



上背鹿在落正去下落一

住。獅子撲了個空，向地上一落。太山趁勢上了高枝，坐穩了，向下望去，正同獅子的黃眼珠兒打了個照面。笑吟吟望着獅子亂罵，還把肩上抗着的死鹿，提在手中，給獅子看。氣得獅子亂吼，在樹下徘徊不走。太山罵得够了。取出石刃，割下鹿身上一塊熱騰騰的肉來。往口中一送，細細咀嚼起來。幾年沒有吃鮮肉，格外鮮美。從這時候的灰石爵士想來，這種鮮肉，是倫敦最考究的俱樂部中，吃不到的。吃着肉，鼻中嗅着那股鮮血香味，異常滿意。吃饱

之後，把餘肉皮置樹上，從樹上縱回自己溪邊小巢休息。獅子下跟着走，他一些不怕，回到巢中，就呼呼酣睡。

等他次日醒來，獅子已經走了。日影曠曠，已透林表。

(未完)

純飛館筆記

仲可徐珂

詩鐘爲文人遊戲之作。其題往往絕不相類。或分詠一事一物。或嵌字。要在天然湊合。銖兩悉稱。嵌字體有限字者。第一字曰鳳頂。第二字曰燕領。第三字曰鸞肩。第四字曰蜂腰。第五字曰鶴膝。第六字曰鳧脰。第七字曰雁足。又有曰碎聯者。題字相偶也。有曰碎流者。不對不連也。有曰鼎峙者。限三字參差也。有曰蟬聯者。二字在一句之末二句之首也。有曰魁斗者。二字在首句之首末句之末也。有曰雙鉤者。限四字平嵌聯句首尾也。有曰五雜俎者。限五字題字不對不連也。有曰分韻者。二物禁用題字也。有曰合詠者。一物限一字爲珠也。倡詩鐘者爲清初之閩人。時謂之曰改詩。改律句絕句而爲二句也。聞昔人作此。社規甚嚴。拈題時。綴錢於縷。繫香寸許。承以銅盤。香焚縷斷。錢落盤鳴。其聲鏗然。以爲構思之限。故名詩鐘。卽刻燭擊鉢之遺意。或又稱詩鐘爲詩唱。又曰羊角對。又曰雕玉雙聯。又曰百衲琴。然皆不若詩鐘二字之爛熟人口也。

遠
生
遺
著

全部四冊 定價三元

黃遠生先生遺稿。多散見各報。由林宰平先生苦心搜輯。得數十萬言。全書對於當時各黨內幕。及袁氏個人所下批評。事後無一不驗。讀之可得當時種種政治現象。其尤爲重要者。則爲民國以來外債之經過。爲他書所未詳。至其文字通俗。筆墨活潑。以文言傳達白話。尤爲獨到之處。

商務印書館發行

筆記小說

能博見 聞增知 識而為 消閒妙 品雅俗 共賞者 其惟筆 記小說 乎本館 印行各 種定價 極廉茲 將名目 列下以 供採購

庸庵筆記	本足夜雨秋燈錄	池北偶談	春在堂隨筆	香祖筆記	虞初支志	虞初續志	虞初新志	履園叢話	兩般秋雨盦隨筆	廣陽雜記	增智囊補	清稗類鈔	同上續編	東坡逸事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甲編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八册	一册	一册
二角	四角	五角	二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三角	六角	四角	二角	二角	十四元	二角	三角

嘯亭雜錄	然犀錄	上海閒話	武俠叢談	歐美小說叢談	石頭記索隱	小說叢考	精刊觚賸	閱微草堂筆記	遣愁集	茶餘客話	聽雨軒筆記	夜談隨錄	淞濱瑣記
一册	三册	二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六册	一册	八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四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五角	五角	八角	四角	六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三角	三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思想的變遷

煙橋

吝嗇者陸康年。在平常日子。把一個制錢要看得比地球

還大。寧可地球給慧星碰得粉碎。要他捨一個制錢。却是

極困難的事。可是他給許多人說那上海好頑。心上時常

癢癢地。總想去一趟。也算不枉做人一世。但是他曾經在

十三柱的算盤。精密計算過。好幾百回。這筆出款。完全是

付諸流水。滔滔不返。所以欲行又止。不知道幾十次了。

後來實在給人揶揄得苦了。慙慙得夠了。每日在開門七

件事裏。節省得幾個錢。積聚起來。足足過了一個年頭。湊

成了二十個大銀元。又費了許多心思。打聽着幾處便宜

的食宿。硬着頭皮。決意動身了。

他從家裏踏出門檻。就把吝嗇的習性。薄薄的撕去一層

了。所以他這一天想坐那從未坐過的黃包車了。却巧遠

遠有一輛拉過來。他是很有心計的。便故意向這邊走去。

似乎毫不在意的模樣。那黃包車夫拉到相近的時候。便

問要不要坐車去。陸康年故意慢吞吞的說。到火車站。要

多少錢。一壁說。一壁仍舊沒有停步。表示脚力很健。無需

代步。黃包車夫也是很乖覺的。知道不是好主顧。所以價

錢也說得不即不離。誰知陸康年雖然沒甚坐車的經驗。

平時却也留心市面。所以還價也是打蛇在七寸裏。彼此你加我減了一回。陸康年第一回做了黃包車夫的資本家了。可是他的心和車輪一般不住的轉動。一轉動間。就要把辛苦得來的錢化掉。他得了覺悟。世界上的發明家。真是罪過。要是沒有了車兒。大家也只得勞着兩條腿。可以一個大錢也不消費去呢。車兒到了火車站。他把車錢給車夫。一個個銅元從他的袋裏到手裏。一轉瞬就到了車夫的袋裏。真是稍縱即逝啊。不相識的車夫。還要他額外多給一兩個銅元。自然要惹起他的憤怒了。

陸康年走到時辰鐘下面。仰起頭來。瞧上一瞧。然後把身邊那張從報紙上割下的火車時刻表。兩兩對照一下。知道時候還早。就走到待車室去休息。那待車室裏已經坐得滿滿地。沒有可以容納一個人的地位了。他就走了出來。立在酒排間的門口。實在無聊。便向裏面瞧去。只見有三四個人。在那裏刀啊叉啊的大嚼。有的只泡了一壺清茶。吸着紙煙。他雖沒有做過座上客。可是也聽見過人家

說。這裏面價錢比無論那裏都貴。他想這些人真無謂。難道這片刻的等候。已經不耐煩了。一定要化些冤錢纔安逸麼。但是他一轉念。却不對了。

究竟立在門外。受着冷風。那裏及得裏面的溫暖而舒服呢。這時候他的五臟腑也告乏了。他想到了車上把攜帶的食品大嚼罷。怎奈有些捱不住。却巧賣五香茶葉蛋的。和賣熱脂油糕的。喊得震天價響。可惡的香味。又是抱着普遍主義。從空氣中四下散布。陸康年的鼻底。自然也一陣陣的光臨。那時他再也不能按捺了。便摸出幾個銅元。各樣都賣了些。畢竟滋味不差。這幾個錢沒有冤枉。並且肚子也飽了。精神也興奮了。因為他現在看見許多旅客。都比他慷慨。他也覺得太吝嗇了。自不愛用。落得看透些。橫豎不是時常出門的。並且比較上還是十二分的節儉呢。這一種心理。往後便逐漸擴大了。賣票的窗洞開了。許多人便像胡蜂捉癩痢一般奔過去。沒有氣力的老者和少婦。雖是知道不能捷足先登。可也

不肯退居人後。因為時間是不照顧人的。四等車一天只有兩次。上一次已過去了。這一次錯過了就占不着便宜。那賣票的在裏面從容不迫的應付。他只曉得遵守刻板的命令。全不管外邊的擠擁。窗洞一些不肯早開的。這時候陸康年也擠在人叢裏。左手提了一隻綠帆布的東洋籠子。右手握着四角小銀元。睜着兩眼等候空隙。他雖見那三等的窗洞口。非常清爽。卻知道那裏是要加倍出錢的。他有一種很正確的計算。以為同樣的行着。三等車到上海。四等車也到上海了。在時間上並沒有分別。可是在經濟上多損失了一倍。把這筆錢放在嘴裏。可以既醉且飽了。因此他寧可拼命的買四等車票呢。

他穿的是愛國布的棉袍子。戴的緞帽。已經有五年之久了。鞋子是他的夫人的手澤。所以誰也估量不出他是個不應當坐四等車的人。車來了。他又費了許多氣力。擠上車去。好容易在車廂角裏。得到一塊立足之地。他已經很滿足了。因為不久可以到幾年想望如三神山的上海了。

就是現在喫些辛苦。不妨不妨。車兒蠕蠕動了。電桿像小孩子丟棒遊戲一般。向後面一根根飛擲過去。他怎麼不快活。究竟遊玩是人生樂事啊。這樣如騰雲駕霧光景。那裏還嫌立着脚酸呢。一回兒到了一個車站。見前面有一行車過來。雖是很快。卻可以瞧見那邊的車廂。比這裏好得多。大家都有坐位的。有的還有籐椅。還有香牛皮椅。真舒服啊。相形便見絀了。他們所以比我們舒服。端為的肯化錢。我並不是沒有錢。為什麼不化呢。這中間一定有許多不及我生產力的強。但是我倒不及他們會舒服。這是何苦呢。那時恨不得跳下車去。重新賣一張頭等車票。坐坐。橫豎做不到。儘着作痴想罷。那車兒過去了。這邊的車也前進了。這一種幻想也隨着過去的車消滅了。計算路程已去了大半。再捱上一刻。就到目的地了。便把平時打聽下來的上海指南。從頭溫習一回。把一切步驟。起了腹稿。車兒到了。他隨着許多人下車。出了車站。也不暇細看風光。便認定了電車的號數。走上去。可是他有一樁好處。

雖然缺乏經驗。却有膽識。並不怕不識路吃虧。並且靠着
他一張嘴。不住的向左右問訊。給他安然到了寶善街的
平安客棧了。

那時他的思想。完全變動了。着實肯化錢了。晚上上館子
吃酒吃飯不算。還去看戲。第一天在三層樓上。似乎距離
太遠。看得不清楚。什麼天仙化人的旦角。瞧去和木人頭
戲差不多。未免可惜。第二天便多化些錢。坐的正廳。看得
非常滿意。第三天要換換眼光了。就到遊戲場去。這邊聽
大鼓。那邊看影戲。五花八門。似乎比看戲好頑。最大的好
處。化錢不多。所見却不少。因此他還到蘇州的故鄉。逢人
說項。替遊戲場極力的揄揚。

他到了百貨商場。又換了一種思想了。眼見那些服御裝
飾。沒有一樣不是精美得可愛。可惜沒有多帶錢。否則至
少要買得兩手提不完。裝上行李車纔行。雖是有些東西。
蘇州也買得到。不過在蘇州似乎一點兒動不動他的欲
念。在上海却無論平常的東西。也捨得化錢去買。旁的人

都是左提右挾的出去。他只是如入寶山。空手而還。怎麼
不感喟呢。

馬路上的車兒。來來往往。如鶯梭燕織一般。要是眼兒歪
一歪。脚兒動一動。就有非常的危險。到這時他得到一種
教訓了。就是物質文明是治安的阻梗。還有一種覺悟。倘
然要在上海享福。非坐那超過一切權力的汽車不行。因
此他退一步想。還是坐黃包車罷。雖然比電車費錢多。究
竟安穩些。這一下上海的黃包車夫。便發了一個小利市。
蘇州的黃包車夫。要陸康年化錢坐着。平均計算。一個月
輪不到一回的。如今他到了上海。却一天要坐三四回呢。
他在家裏。不消說得每天清早起來。總是吃稀飯的。有時
覺得沒有菜蔬。淡得怪乏味的。便買了兩條油條。或是兩
個大餅。如今不對了。早上起來。旅館裏的茶房來問他吃
什麼點心。他居然大膽說。要魚麵咧。肉麵咧。包子咧。燒賣
咧。天天換花樣。並且他胃納很好。一吃總是要一兩角錢。
他毫不顧惜。以為必須這樣。纔有遊玩的意味。把好了眼

睛。不妨苦了嘴的格言。也忘懷了。他時常在閩門觀前。瞧見各家菜館裏。黑壓壓坐滿了座頭。總是有些譏諷的意見。以爲他們爲什麼這樣饒。一定要大嚼一頓。如今竟易地皆然了。

就是閒食也多吃了不少。或者也是平時過於吝嗇的緣故。覺得對於平淡無奇的东西。也以爲有一嚼的價值。所以。他這一次破天荒的旅行。關於飲食的消費。差不多要占全部旅費的十分之六呢。不上一個禮拜。已經用去十五元幾角。心想好回去了。否則要不夠用了。便在第六天上。滿懷得意的回轉家門。他在轆轤的火車輪轉聲中。把這五天的過程回想。非常有味。化掉十多塊錢真是值得。再加倍化錢。也情願的。這時候人生行樂耳。於富貴何求的話。做了他這筆開支的說明。同時體想到許多親戚朋友中間。有幾個沒有到過上海的。着實鄙視他們的吝嗇。和他同車的。多數是勞力者。他們雖也從上海回去。那一個及得他寫意。他不禁自負是四等車中第一等的享福

人。也可以說是四等車中的威鳳祥麟啊。

車兒漸漸和故鄉接近了。上海的印象。不無減淡一些了。他的手觸着身邊的皮篋。覺得乾癟得可憐。忽地從腦底起了思考作用。記得出門的時候。這皮篋和將孵卵的魚兒一般。足足有二十塊錢。會幾何時。真的化作青蚨。一個個飛去。不要說接到他錢的人。一點兒沒覺得。就是他自己用錢。何嘗覺得怎樣。不過換些顏色到眼前。滋味到嘴裏。聲音到耳邊。如今顏色在那裏。滋味在那裏。聲音在那裏。雪白的銀錢。也不知去向了。他還記得這二十塊錢是費掉一年光景的心血。從一壺茶。半斤酒上掙節下來的。未免太揮霍了。太不知愛惜了。假使這二十塊錢。借給人。不是可以一天天的生出利息來麼。倘然機會湊巧。說不定做一筆買賣。可以取十倍之利。真是一念之錯。懊悔也來不及了。這般一動念。陸康年吝嗇的本性。漸漸恢復了。總算沒有給上海淘汰乾淨。不是有毅力的人。怎麼能夠呢。所以他到了蘇州。下了車。便打定主見。要着手挽回

這筆損失了。

不幸天公又下雨了。地上十分潮溼。他本來想安步當車的。只是腳上穿的玄色泰西緞的鞋子。雖然有些上海的征塵。却還很新。要是在這春泥滑滑中間走轉去。那就不能設想了。這個還是坐車便宜些。可惡的車夫。全不知道他是吝嗇的。把價錢討得非常大。在車夫也算用盡心機了。以爲這樣五六十歲的年紀。天又下雨。地上溼得難以下腳。少不得要作成這個交易的。因此堅持了價錢。不肯讓下去。在陸康年已經着實闊綽。一步步的加上去。可是兩下相差還有五個銅元。究竟車夫不漂亮。眼看他一手

撩衣。一手提行篋。一步一側。揀着比較乾燥的地方走了。

他還到家裏。雖是鞋兒已經溼透了。但是兩角錢却省下了。鞋兒是否受了影響。要少用幾天。這是暗中的計算。眼前總便宜了。他的家人問他遊玩得怎樣快樂。他嘴裏雖是說得天花亂墜。心裏却又提起了二十塊錢怎樣挽回的問題了。幸虧他能夠把暫時墮落到奢侈途程的心理。懸崖勒馬。立刻兜轉來。並且他得了一種覺悟。便是繁華的地方。有非常驚人的魔力。使氣質變化。從此他再也不敢去嘗試了。





琴話 (續)

林履彬

列琴

彈琴最好能備琴案，琴案與常案同，而較低五六寸，案端有空洞，琴置案上時，鼻掌與軫落案面下，起項與雁足之下，各置琴薦一，長五寸高闊均二寸，琴薦製以布或綢，中實細砂，用時微潤以水，使琴與案穩貼不至彈時移動。

昔人彈琴有琴磚，琴磚之式，長約五尺，闊尺餘，厚三四寸，中空如盒琴，置磚上彈時，音更洪亮。

彈琴時身離琴約半尺，心對琴之五徽，兩腕宜懸，勿倚於琴面，兩腕懸則運指自如，進退舒暢，此為彈琴之姿。

勢，（琴學入門云，首正勿垂，頸直勿偏，肩平勿聳，背豎勿鞠，兩足齊開，足跟相向如八字。）

和絃

和絃之法，先和五七兩絃，以左手名指按五絃之十徽，右手先挑七絃散音，後勾五絃十徽按音，以兩音相和為準，（古譜云兩音相叶，如仙翁兩字）若兩音不和，則將左手名指移上，或移下少許試之，如七絃散音與五絃十徽以下按音相和則五絃緊七絃較鬆，鬆五絃或緊七絃均可，鬆緊由軫，右旋則緊，左旋則鬆，如七絃散音與五絃十徽以上之按音相和，則七絃緊五絃較鬆，鬆五絃，或

鬆七絃均可，至七絃散音恰與五絃十徽之按音相和，可，次和四七絃，以四絃九徽之按音，與七絃之散音相和，如不和祇宜將四絃或鬆或緊，不可動及七絃，次和四六絃，以四絃十徽之按音，與六絃之散音相和，如不和，祇可將六絃或鬆或緊，不可動及四絃，次和三五絃，以三絃之十徽八分，與五絃之散音相和，如不和祇可將三絃或鬆或緊，不可動及五絃，次和二四絃，以二絃十徽之按音，與四絃之散音相和，如不和祇可將二絃或鬆或緊，不可動及四絃，最後和一三絃，以一絃十徽之按音，與三絃散音相和，如不和祇可或鬆或緊一絃，不可動及三絃，此種和絃，兩絃之間中隔一絃，稱爲小間和法，尙有大間和法，則兩絃中間隔有二絃，即第七絃散音，與第四絃九徽之按

音和，六絃散音，與三絃九徽之按音和，五絃散音與二絃九徽之按音和，四絃散音與一絃九徽之按音和，尙有泛音和法，即七絃九徽之泛音與五絃十徽之泛音和，六絃九徽之泛音與四絃十徽之泛音和，五絃九徽之泛音，與三絃十徽之泛音不和，四絃九徽之泛音與二絃十徽之泛音和，三絃九徽與一絃十徽之泛音和，下圖所註相同之字，均可相和，閱者可自解矣。

和絃之法，初學者視爲難能，因耳官未能辨音之準確與否，練習稍久，則頗爲不難，以上所述和絃法，先就仲呂均言之，若變均則相和徵位，亦稍有變更，但就仲呂均和後，照上列對照表中，將某絃加以寬緊，即成某均也。

商務印書館
編譯所
投稿簡章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凡投稿無論讓與版權租賃版權均照本章程辦理
來稿須繕寫清晰關於著作人姓名著作物名稱暨全稿冊數(約數)均須詳載
譯稿兼載明原書名原著作人姓名并須將原書附寄
來稿由郵務局寄者以郵務掛號單蓋有本館圖章者為憑其親交或託友代交者以本館收條
為憑
重要之稿須自留副本
來稿逕寄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本館收到稿本是否印行儘半個月內答復(中間車船寄遞日期不算)如不印行當將稿本掛
號寄還
來稿除由郵局中途或介紹人手中散失本館不負責任外其確由本館遺失查有確憑者(即
郵局掛號單及本館收條之類)酌照本館賠償稿費計十萬字以上賠二百元五萬字以上賠
一百元其餘照此類推如本館不能印行或本館查獲原稿認為可以印行者即由本館報告著作人
另商讓與版權辦法如本館不能印行或本館查獲原稿認為可以印行者即由本館報告著作人
稿本交還著作人其依租賃版權辦法者議定契約時著作人應將賠償之費交還本館
各雜誌另有投稿簡章本館概不適用
民國十三年七月



天氣熱了。人家紛紛到莫干山牯嶺去避暑了。然
而我以為上海自有絕好的避暑的地方在。何必
定要如此長途跋涉呢。
上海的絕好避暑地方是什麼。就是在南京路的
沙利文。他製的冰其淋、鏢冰、冰汽水一類東西。都
很出色。選擇原料既精。製法尤為講究。地方又幽
雅絕俗。處處含着「清涼」的意味。閒來與二三知
己。入內坐坐。吃些冰的東西。消暑解熱。多麼有趣。
好比在莫干山避暑一樣。
地址：上海南京路三十六號(拋球場東)

世界瞭望塔

龍游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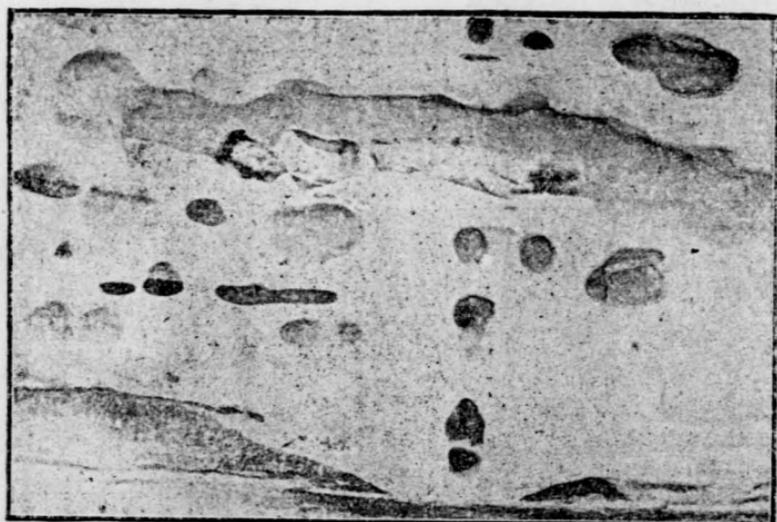
石中生長的樹木



離哈佛蘇河 (Havasu Creek) (美國) 四里之遙，有直徑六英寸大的柳樹一株，牠的根是從一塊極堅固的青石中生出來的。

堅固的寢室

美國客路累特河(R. Colorado)的水，沖激得一些灰石，



成功的許多奇怪凹四形的面如同牆園一般，着人睡在其中，無異一間堅固的寢室。

再醮的婦奇的俗

美西奴拉(Wenona)的寡婦，再醮之後，須戴着一個極大的籃子在街市的角頭，做他的菜單上的菜。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續)

憶秋生譯

五 英國文學的社會的傾向

英國文學在長久之間，直是一種享樂的機關，乃是不可爭的事實。當法德俄等國自然主義，現實主義等思潮勃興，始起而謀個人日常生活之再現，進而為個人生活的改造之時，英國文壇，雖也浸潤在自然主義現實主義之中，外形方面勉強算已革新，而至於內容，仍脫不了陶醉於人情的甘味裏面等種類。文學依然只是社交婦人，上流紳士的流行讀物。講到維克多利亞時代 (1837—1891)，誰也知是英國文學全盛之期。而在全盛時代產出來的文學，大多數都是帶有享樂的傾向，感傷的乃至厭世的傾向之作品，其中真是觸到人間生活的核心，和社會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作物，不過寥寥如晨星而已。

是到了一九一七年，英國文壇的宿將 (George Moore, 1851—) 還對浮特萊雜誌的記者說：

「英國的小說，也和牠的初期是一樣，現在仍不過是貴婦人的娛樂品而已。一般的期望，男子所有卓越出羣的思想，都不表現在小說而用論文或詩來發表。俗語說：人是習慣的動物，所以小說在英文學裏仍然是最微末的部分。十八世紀的小說作者，其目的便是供人在客間裏為樂。可是自是以來，無論什麼偉大的小說作者，其目的還是一點沒有改變。」

莫亞所說的，主在小說方面。其實戲曲詩歌，都莫不相同。又他所論的這段話，雖不免過於誇張，但是其中却也含有至理。梅萊德司 (George Meredith, 1828—1909)

的小說，沙卡萊(Thackeray, 1811-1863)的小說，只可拿來當作消閒的娛樂品，但是決不能使生活有什麼刺戟。然而英國文學，雖是一向這麼着，可是到了歐洲大戰前後，次第醒覺了來；也知道以社會意識爲文學的根底了。最少在現在多少可以使人注目的小說中，或者社會

問題，或者勞動問題，或者婦人問題，作品的內容，總有一點社會意識潛在着。能夠使英文壇起了這個變化的，動力，不外即是與政治的經濟的變化相伴而起的一般民衆的自覺。其中尤其是婦人的精神之飛躍，最是開拓今日新文藝有力的原因。關於這一點，Ashley H.

Thornidike 在他的 *Literature in a Changing Age*, (1920)「變動期的文學」中說：

「由來在英國，只要提到文學的讀者，便是婦人。最少，婦人要占讀者的大部分。因此之故，文學便隨婦人的趣味知識的程度而變化。像這樣地，出了古典主義的文學，生了羅曼主義的作品。可是到了近代，婦人已對於現實

生活，睜開了眼，有了社會意識，並且已進步到興起婦人運動這一步來了，自然，由來羅曼主義的文藝，便不能使她們滿足，更要進一步而要求深刻的，觸到了生活核心的，從社會意識上來安排生活現象的作品了。於此文藝也就不能不自然而地起了變化。」

不待說他這一番議論，不能就拿來當作最近英國文學變化的唯一原因。但是最少可以說得是一個有力的原因罷。其實不單是 Thornidike，威爾斯早就看破了這個事實，說男子的讀者，只想忘掉了日常無聊的生活，並且想做好夢；反之，婦人的讀者，不住地焦慮着探求人生的意味了。他很贊成婦人們這種要求，並且進一步而論現代文藝應走之道。說：

「我對於小說要求的範圍，諸君或者能理解罷。即是小說這件東西應該是社會的媒介者；理解的傳達者；自省的要具；道德的展覽場；禮儀的交換所；習慣的工場；法律制度的批評；社會的獨斷以及觀念之批判。又應該是

家庭的懺悔室；知識的提案者；能够結實的自省的種子。不過在此處須要明白地將我這個思想認清楚。我並不是以爲小說家應是一個教師，使人們相信這個，相信那個，提起筆來當作一種說教者的宣傳。這種意味我一點也沒有。小說並不是一種新的說教壇。人間的本性，若受了說教者，獨斷的勢力等的影響時，便會弄不見了。小說家將來許能成爲藝術家中的最有力者。爲什麼呢？因爲小說家表現行爲，考案最美的行爲，議論之，分析之，暗示之，而且將牠用很明亮的光照起來之故。小說家並不教誨，只是議論，辯駁，說而已。」更進一步他又說：

「我們將要盡我們所知道的範圍裏，就人間生活的全體來描寫。我們將要描寫政治上的問題，宗教上的問題，社會上的問題。我們若是不用我們自由之手持住這些無限制的分野，便不能使民衆再現。」

在他的有數的作品中，以社會小說名的，都是以這種精神去作出來的東西。在現代英國文學裏，他要算強烈

地有社會意識的作家中之一人。他非常同情於弱者被虐者的人們。因此勞動問題，社會問題，婦人問題等同時也成爲他作品中的中心生命。他以爲要想使這等等問題，圓滿地得解決的手段，除非是建設世界的國家。因此他也是世界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傾向的作家。要知道藝術家的他，並且社會改造家的他，頂好去讀他最近出版的「像神們的人」(Men Like Gods)，這本小說，雖是寫的是烏托邦的故事，但是從社會意識之濃厚的方面看來，分明是部 Realistic 的小說。

他今年有五十四歲，一九二二年的勞動總選舉，他被勞動黨推爲候補者，但是終於沒有當選。可是他雖落選，實替無產階級文化，吐了萬丈的氣餒。由新社會建設的鬥士方面說，將來還在是一個有爲的作家。同他同時代的文學作者，還有 Arnold Bennet (1867—)，John Galsworthy (1867—) 稍爲老一輩的，還有 Joseph Conrad (1857—)，Bernard Shaw (1856—)，George

Moore (1853—) 等人。其中除了 Galsworthy 之外，其餘的作家，已算過去時代的人物了。況如 Thomas Hardy (1740—) 更是不消說是過去的作家。

Galsworthy 在他的社會劇裏，很可以看出社會意識的波動。「爭鬥」裏所現的勞動問題；「家庭之人」裏所現的家庭問題；「Bit O' Love」所現的性之問題；「正義」裏所現的社會問題；無一不是觸着人生的祕奧，社會的真像之作品。

但是在英國文壇上，真是負着新興文藝的使命的作家，還並不是他們，乃是較他們還年青的作家：如 Gilbert Cannan (1884—)，D. H. Lawrence (1887—) Compton Mackenzie (1883—) 等。

Cannan 是個理智的作家，初期的作品，雖時有未圓熟之處，但是講到社會意識之熱烈這一點來，也不讓於威爾斯。他也是建設無產階級文化的重要作者。他的思想，在所著「社會之解剖」『The Anatomy of the

Society』(1918) 中，很明白地顯露出來。到最近所作「聖巴爾」(Sembal) 中，愈更具體化。主人公聖巴爾是有產階級最恐怖的仇敵，無產階級最喜歡的同志。以北方的工場地方為舞臺，慘酷的工場作背景，其作規模宏大，很豐富於逼真之力。

在最近的英國文壇上，要望無產階級的作家出現，其人就是凱南。他說：

「英國在十八世紀，講到書籍，便是專屬於紳士書齋的物。到了十九世紀，有產階級的人們始留意到書籍上，而他們的慾望，便藉卻爾斯迭更斯的天才達到了。在有產階級的支配，被拉戴諾所謂民衆的頻繁殖民所破壞的二十世紀，一般向上的民衆之中，現在雖還沒有發生，但是不久即要發生一種對於天才將出的渴望。而這種天才便能將與民衆共鳴的 Rhythm 捉來，賦與小說的形體罷。無論是如何的天才，一個人總站不住腳。非借純真的藝術家的互助不可。因此在這個過渡時代，再是

如何的藝術家，不能不是實驗的，探求的，不能不向四面去搜集材料，次第與人類的新意識以喜悅，借此而產生出支配的 Rhythmism 出來。民衆自身的 Rhythmism 便與這個相連而動，相依而生。」

羅倫司也是和威爾斯凱南同樣是，最熱烈的無產階級共和國的建設者。他出身自炭坑夫之家，和無產階級作家之名，最是相應。他並不是旅客的藝術，乃是街頭藝術的作者。著作有 "Touch and Go" 一篇戲曲。「英國社會主義史」的著者比亞曾說：「若以演劇爲照出時代的鏡子，則英國的國民在這十年——一八九八至一九〇八的短期間裏，已自皮烈洛的「快活之葵思克爵士」走到蕭伯納的「巴爾巴拉上校」，又進而走至加爾思維司的「爭鬥」來了。但是到現在又已隔了十餘年，國民已進至「觸着而行」的地步。到此「爭鬥」上的勞銀妥協，已不成功，一般都望在此以上的解決了。」

他又以深刻地描寫性的問題著名。這一方面的著作，以「虹」(The Rainbow, 1915)「戀愛之女」(Women in Love, 1921)「亞龍的釣竿」(The Aaron's Rod, 1922) 的三部著作爲最有名。就中「虹」剛剛出版，就遭英政府之忌，以風俗紊亂之名，禁止發賣，其極端地描寫性慾，自不待言。其他二篇也是很厲害的描寫。但是他這樣的著作，並不是以喚起讀者的好奇心，有趣等爲目的，乃是想藉性慾的事實，發現解決結婚問題，戀愛問題等之道。他如馬根基在這一方面，也很發揮了些特色。

最近的英國文藝，一般都以露骨地性慾描寫的作品爲多。說他是戰爭的結果使然，也未嘗不可以說。要之，英國能够這樣地脫了道德之衣，宗教的假面，向着赤裸裸的人間生活醒了眼，在這個現象裏，很有深厚的意味存在着。由這一點看去，可以預定英國文學在將來還要廣泛地展開起去。

(未完)

夏 令 用 品

愛 戮 蟲

捕 蠅 器

每具洋八分
半打洋四角
一打洋七角半
一盒百具洋六元

辟 疫 殺 蟲 藥 水

百 毒 化

一磅瓶每瓶洋九角
二五加倫每瓶一元半
半加倫每瓶二元六角
噴筒甲種每具二元三角半
噴筒乙種每具洋八角

雙 十 字

臭 藥 水

二五加倫每瓶洋四角
半加倫每瓶洋七角半
一加倫每瓶洋一元四角
五十加倫每桶洋卅五元

遠東總經理

勞合路南京路口

上海聯益貿易公司

電話中央八三九

— 東南大學叢書 —

社會問題講演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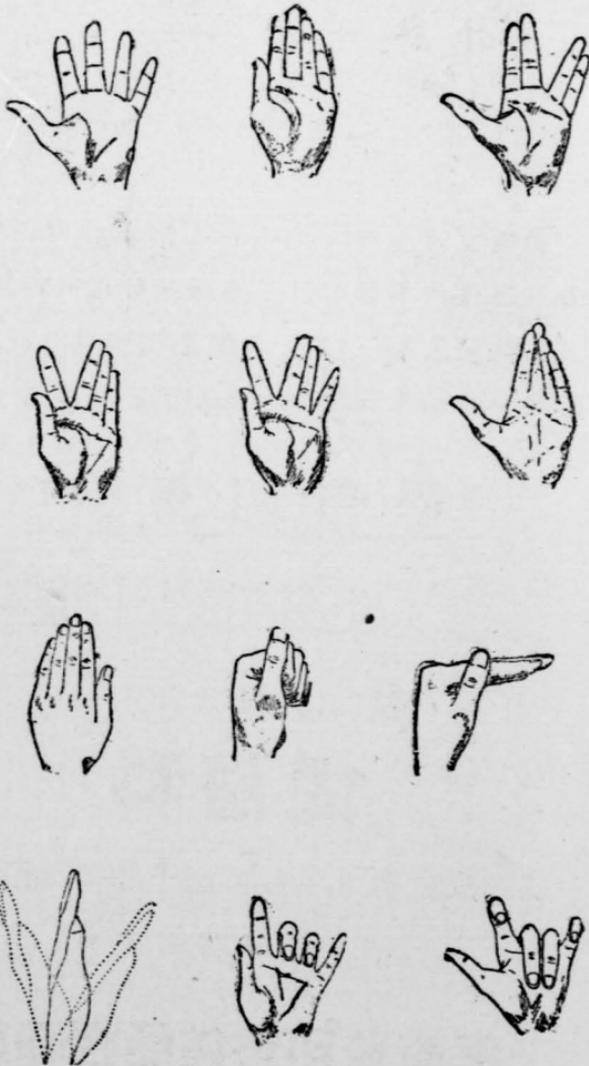
一册定價六角

本書爲江亢虎博士在東大之講演稿，分資產、勞動、女權、家庭四大章，內含細目數十；凡一切社會問題，詳述無遺。全書純以學者的態度，科學的眼光，針對現今社會情形，發抒意見，極爲可貴。

商務印書館發行

手影術

丘悼蘭



欲演手影術，則手指之運動，不能不練習，必使伸屈自如乃可。七至十七圖爲手指之習練圖，十八圖爲手之運動圖。

(未完)

什麼叫做

三菩薩？

郭乘文博士說：「到南洋去演說，非常困難，有什麼三菩薩的名號。這三菩薩是什麼呢？就是演說壇上往往立着三個人：一個是演說的，一是繙福建話的，一是繙廣東話的。可見語言不通，真是困難！」

學習國語便可

打破言語不通的困難

請即日加入本社

國語科

能於最短期間，習得國語上的智識和技能。

◀ 簡章承索即寄 ▶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啟

編者與讀者

請注意本期的懸賞

本刊的「偵探專號」現在已經發印，計占篇幅五百七十餘面，多是海內文豪精心的作品，不久可以出書。

通訊欄



李少子先生：黃華瘦君鋼筆書花蕊宮詞百首照片，業已製成銅版，惟字跡太小，模糊不易辨認，故祇得割愛不用，乞諒之。

交換



我每次看見別人進給你的忠告，幫助你改良小說世界，但是你總是用幾句淡話去答復。不是說花費太大

啦，就是手續太繁了。這豈不辜負了別人的一點苦心嗎？我想這也不過是你們作主筆的特殊的能力罷，常常在這交換欄內問你很重要的問題，但是你連理也不理，你真是權力大極了。

我所以進給你的忠告，就是把民衆文學多出幾本。一卷止出三冊，嫌太少些。並且把她的封面，也用彩色的。這個花費不大罷？

通訊欄內，所答復的幾句話，太簡單些。並且我們不知所問的是什麼。我請你用較小一號的字，把所問的全刊上，並且多用幾句話去答復。所費的紙也不加多。這個手續總算不繁罷？

作者的相片已見刊登，我也無什麼可說。我還請你

提倡提倡，也登些愛讀者的像片。這個事我想總可以行。因為在別種雜誌上，也常施行。

以上就是我所進給你的忠告。行不行全在乎你。小說世界的一二三卷的再版，出來了無有。如已出價目若干，郵費若干請示之。你的親愛的讀者言如

言如先生：讀你誠懇的忠告，感激莫名。不過先生對於編者的致答，頗有誤會的地方，因此再來解釋一下：

我們創辦此種說刊，確也費去不少精力，甚願他蒸蒸日上，在藝術界裏占一位置。所以很歡迎讀者的忠告。但是儘有許多一時不能急切履行的，祇得抱歉的安慰一下，以後遇有機會，仍可採用。我們却承認這不是淡淡的答復和不理睬啊！

民衆文學暫時祇能一卷出三冊，封面改用彩色，尚在斟酌。

通訊欄內的話，很少有研究的意趣的故均從簡。刊登愛讀者的像片，尚難實行。

小說世界的前三卷再版尚未竟功，以後當有廣告通知。

編者復

勁風先生：現在我有幾個問題寫在下面：

(一) 請編輯先生在每篇作品後加些批評。

(二) 每期刊先生的作品。

(三) 小說世界出版快些。

(四) 請先生的照片快些登出。

(五) 封面請美麗一些。(像第三卷第三期樣子的

封面)

以上幾條請先生費幾分鐘寶貴光陰，在下期貴雜誌賜覆，受教無限。

之樑先生：謹將你的五個問題答復如下：

(一)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以篇後加批評是不可

必的，不過有些極精湛的作品，當在編讀者欄介紹。

(二) 不能固定的每期有所供獻。

(三) 當努力從事。

(四) 以後自當履行。

(五) 本刊各種圖畫，均係採用名畫，即有創作，亦係

佳品，惟先生已有此意，我們總當格外留心選擇。

編者復



暑假懸賞徵文



小說兩個字，在我國男女同學諸君的眼光中，現在掙到了一種什麼價值，大概用不着我們多說的了。只要是在校的學生，無論大學中學或是小學學生，都知道小說在文學上的位置。

就我國一方面而說，小說本身的價值，雖然算是擡高了，但在一般人的眼光中，仍舊是漠然的；因為他們心目中的小說，就是「征東」「征西」「才子佳人」和一些卑鄙醜態的文字。

至於小說的作者呢，也因着環境的迫壓，和別種問題的牽掣，每天至少要擁壓出三五千字的小說來。這種小說，够得上文學兩個字的資格麼？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說起來更令人悲嘆了。我國文學的優美，是世界公認的；只一提起小說來，他們就要搖頭，說我們中國沒有短篇小說。這句話雖是過於苛刻一點，但也是實在的情形。

本來我國對於短篇小說毫無研究。一篇記實，一段新聞，隨意而發的牢騷文字，我們都當作短篇小說。這不是一件可笑而又可憐的事嗎？

總結一句，都是由於缺乏研究的緣故。還有一層，大概許多富於天才的人，因為怕受退稿的打擊，或是怕主筆懷私見，不錄外來的稿件等等，故此不願投稿。

小說世界社對於這件事，非常注意。現在我們提出這暑假徵文的法兒來，想請全國男女同學諸君，大家乘暑假閒空的當兒，試一試身手。我們暫且擬了幾條簡章，請應徵諸君留心看看。

應徵簡章

一 題目不拘，須創作，譯述不錄。

一 文須白話體，用新符號標點。

一 字以三千至八千爲限，稍有多少亦無妨。

一 用毛筆有格紙書寫，務須清楚，每行二十二字。

一 來稿須另紙註明姓名、住址，及在何校何科何級讀書；稿上請勿留名，並請註明已定小說世界否。如已定閱，祈將定單號碼寫上。

一 取稿共定三十八名：甲一名，乙二名，丙五名，丁十名，戊二十名。

一 稿件取錄後，陸續在八卷小說世界中發表，並致薄酬。

(甲) 一名，贈現金五十元，金牌一面，上鐫小說世界社徵文之優勝者。

(乙) 二名，各贈現金三十元，銀牌一面，鐫字同上。

(丙) 五名，各贈現金二十元，錦旗一方，鐫字同上。

(丁) 十名，各贈現金十元。

(戊) 二十名，各贈現金五元。

(註) 該項贈品，於秋季開學後，概由敝社寄交撰者人所在學校之校長轉交。

一 本徵文以陽歷八月底爲截止日期。

一 關於此項徵文消息，在七卷各期中隨時報告。

一 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稿者地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如來

一 稿可用，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件於陽曆九月至十月間退還。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郵局長盧君之公子曾患胃弱不化等症

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始獲痊愈現下

河南登封郵務局長盧晦菴先生來示云
 鄙人小兒初生三月向無疾病不知何故
 忽然於夜間睡時反胃將所吃之乳盡數
 吐出此次每晚吃乳必要反胃甚至夜間
 睡不安眠余心不安於是將嬰孩自己藥
 片試服之每日連服二片尙未一旬即見



服此藥片均獲奇效是以感德肺病亦
 爲報書此爲證凡家中有小兒者不可不
 備自己藥片一瓶於家中因此藥片已曾
 救治無數小兒之患疾病誠有轉弱爲強
 之功力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
 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
 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藥片一瓶可也
 郵力在內每六瓶三元

全愈後又
 購備小兒
 近來十分
 身體壯且
 強壯且精
 力日增後
 有鄰友小
 兒亦患他
 種病症亦

在山西有患腸胃宿疾服用清導丸獲得治愈

腸胃宿疾患者不分男女均屬相同是
 維恆先生之證書對於男女均當注意
 視爲重要也山西綏遠李維恆先生來
 鄙人因常年貪飲冷水未經開胃無分
 冬夏作爲解渴品遂致寒冷結聚腸
 致成大便乾結及便秘前後冷結聚
 等患且大便失序不能每日一次即
 三日不等及購服紅色清導丸即去
 年夏間

清導丸



益於夫婦

大便一次毫無乾燥情形較之昔日頗覺暢
 適夙疾盡釋而食量亦從此大增足徵廉
 士大醫生之紅色清導丸確有助消化腸
 胃之靈效實爲清導丸之妙品聊表謝
 以作鐵證也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
 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
 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藥片一
 郵力在內每六瓶三元

每時服二
 單服法仿
 服一法仿
 丸擬之作
 清導丸之
 劑且每
 天於早
 飯後即

Pay \$4 and ten cents, and you get a complete education in English.

編 然 越 周

本 讀 範 模 語 英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第 四 冊
第 三 冊
第 二 冊
第 一 冊

全 書 四 冊
業 已 出 齊

讀 本 中 空 前 絕 後 之 傑 作

第 四 冊

精 選 英 美 名 家
詩 文 每 篇 各 冠
著 者 之 小 傳 并
有 高 等 文 法 作
文 修 詞 學 等 門

第 二 三 兩 冊

敘 述 英 美 人 情
風 物 內 分 讀 法
會 話 文 法 作 文
尺 牘 詩 歌 等 門

第 一 冊

為 英 語 入 門 之
梯 級 內 分 發 音
拼 法 讀 法 書 法
默 寫 會 話 等 門

The "Model English Readers"
are the model of readers.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詳細敘明。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五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將姓名，住址，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之稿，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六 原稿如來稿，可用姓，名，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之稿，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七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豫先函商。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稿時之稿，同時聲明。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將酬本，社向未揭載後，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所有之稿，若本，社向未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恕不致酬。
- 八 投寄之稿，若本，社向未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恕不致酬。
- 九 願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寄於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十編譯所內，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六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館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表費郵		表價定	
	國內(含古新郵除外)	本埠	全年	半年
	本埠	外埠	五十二册	二十六册
每週一册	二角	二角三分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普通號	四角	二角七分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特刊號	八角	五角四分	三元二角	二元二角
全年	一元六角	一元二角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半年	八角	六角	一元二角	六角

(小說世界)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專治腎弱背痛風濕水腫
 膀胱發炎石淋腎筋痛大
 脚風小便不通小便停住
 小便淋漓小孩尿床等極
 有效驗洵男婦之良藥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